

歷學疑問補
抱璞簡記

半村野人閒談
一椽居詩稿



藝海珠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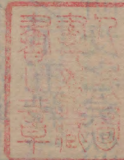
學部天文算法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陳 廷慶 兆同校

歷學疑問補一

梅文鼎纂 仕履已見

論西歷源流本出中土卽周髀之學



問自漢太初以來歷法七十餘家屢改益精

本朝時憲歷集其大成兼采西術而斟酌盡善昭示來
茲爲萬世不刊之典顧經生家或猶有中西同異之見
何以徵信而使之勿疑曰歷以稽天有晝夜永短表景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中星可考有日月薄蝕五星留逆伏見凌犯可驗乃實
測有憑之事既有合於天卽當采用又何擇乎中西且
吾嘗徵諸古籍矣周髀算經漢趙君卿所注也其時未
有言西法者唐開元始有九執歷直今攷西洋歷所言
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脰合豈非舊有其法歟且
夫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之下五穀一
歲再熟必非憑臆鑿空而能爲此言夫有所受之矣然
而習者旣希所傳又略讀周髀者亦祇與山海經穆天
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聊備奇聞存而不論已耳
今有歐邏巴實測之算與之相應然後知所述周公受

學商高其說亦非無本而惜其殘缺不詳然猶幸存梗概足爲今日之徵信豈非古聖人制作之精神有嚶爲呵護者哉

論蓋天與渾天同異

問西術旣同周髀是蓋天之學也然古歷皆用渾天渾天與蓋天原爲兩家豈得同歟曰蓋天卽渾天也其云兩家者傳聞誤耳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爲能惟肖然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記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豈得有二法哉然而渾天之器渾員其度勻分其理易見而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二

造之亦易蓋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視與斜望殊觀仰測與旁闕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埏坳非深思造微者不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蓋天之學原卽渾天而微有精麤雖易無二法也夫蓋天理旣精深傳者遂渺而或者不察但泥倚蓋覆槃之語妄擬蓋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揚雄蔡邕輩之辭而闕之矣蓋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始爲渾天儀而他無考据然世猶傳蓋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區分之爲兩而不知其非也載攷容成作蓋天隸首作算數在黃

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測天之法宜莫不備極精微顓頊蓋本其意而製為渾員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非謂黃帝容成但知蓋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釐正之也知蓋天與渾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古歷同出一原矣元史載仰儀銘以蓋天與安訢宣夜等並稱六天而殊渾子蓋猶沿舊儀續讀姚牧庵集有所改定則已知渾蓋之非二法實為先得我心詳見鼎所著二儀銘註

論中西歷法得傳入西國之由

問歐羅巴在數萬里外古歷法何以得流通至彼曰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

三

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夷入於海鼓方叔入於河播而歷術遠傳亦如此爾又如傳言夏衰不畜失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厥後公劉遷邠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漸徙內地而孟子猶稱文王為西夷之人夫不畜為后稷乃農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竄于戎翟然則羲和之苗裔屢經夏商之喪亂而流離播遷殆亦然遠國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則亦有故堯典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天子日官在都城者蓋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測二分三至之日景卽測里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卽今登萊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二處皆濱大海

故以爲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測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卽以爲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旣無大海之阻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旣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卽有以聞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器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譯回回歷皆西國人也而東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四

論周髀中卽有地圓之理

問西歷以地心地面爲測算根本則地形渾圓可信而周髀不言地圓恐古人猶未知也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略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

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轉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沖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地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迥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卽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

萬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奇而出入在正卯西南正午亦離天頂南並二十三度半奇氣候復得稍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曰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也赤道既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治歷祇据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卽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隕而下卽地圓之大致可見非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六

不知地之圓也卽如日月交蝕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寫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疇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尠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置北極於中心其

度最密次晝長規又次赤道規以漸而疎此其事易知
又次爲晝短規在赤道規外其距赤道度與晝長規等
理宜收小而今爲平儀所限不得不反展而大其經緯
視赤道更濶以疎然以稽天度則七政之躔離可知以
攷時刻則方位之加臨不爽若是者何哉其立法之意
置身南極以望北極故近人目者其度加寬遠人目者
其度加窄視法之理宜然而分秒忽微一一與勾股割
圓之切線相應非深思造微者必不能知也至於長規
以外度必更寬更濶而平儀中不能容不得不割而棄
之淺見者或遂疑蓋天之形其周不合矣是故渾蓋通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

七

憲卽古蓋天之遺製無疑也

論渾蓋通憲卽蓋天遺法二

問利氏始傳渾蓋儀而前此如回回歷並未言及何以
明其爲古蓋天之器曰渾蓋雖利氏所傳然非利氏所
創吾嘗徵之於史矣元史載札馬魯丁西域儀象有所
謂兀連都兒刺不定者其製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
十二辰位晝夜時刻此卽渾蓋之型模也又云上加銅
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
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
渾蓋上所用之圓筒也又言背嵌鏡片二面刻其

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即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圖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作史者未能深悉厥故而語焉不詳今以渾蓋徵之而一一脗合故曰渾蓋雖利氏所傳而非其所創也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八

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寫天而其製弗詳今以理揆之旣地如覆槃卽有闕矣隆起之

形則天如蓋笠必爲圓坳曲抱之象其製或當爲半渾
圓而空其中略如仰儀之製則於高明下覆之形體相
似矣乃於其中按經緯度數以寫周天星宿皆宛轉而
曲肖矣是則必以北極爲中心赤道爲邊際其赤道以
外漸斂漸窄必別有法以相佐或亦是半渾圓內空之
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
遠近求其經緯度數而圖之至於南距赤道甚遠不可
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
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
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

玖

又或寫天之穹竟展而平而以北極爲心赤道爲邊用
割圓切線之法以考其經緯度數則周天之星象可一
一寫其形容其赤道南之星亦展而平而以赤道爲邊
查星距赤道起數亦用切線度定其經緯則近赤道者
距疎離赤道向南者漸密而一一惟肖其不見之星亦
遂可空之是雖不言南極而南極已在其中今西洋所
作星圖自赤道中分爲兩卽此製也所異者西洋人浮
海來賓行赤道以南之海道得見南極左右之星而補
成南極星圖與古人但圖可見之星者不同然其理則
一是故西洋分畫星圖亦卽古蓋天之遺法也

周髀云筮以寫天當不出坳平二製至若渾蓋之器乃能於赤道外展濶平邊以得其經緯遂能依各方之北極出地度而求其天頂所在及地平邊際卽晝夜長短之極差可見於是地平之經緯與天度之經緯相與錯綜參伍而如指諸掌非容成隸首諸聖人不能作也而於周髀之所言一一相應然則卽斷其爲周髀蓋天之器亦無不可矣夫法傳而久豈無微有損益要皆踵事而增其根本固不殊也利氏名之曰渾蓋通憲蓋其人強記博聞故有以得其源流而不敢沒其實亦足以徵其人之賢矣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十

論簡平儀亦蓋天法而八線割圓亦古所有

問西法有簡平儀亦以平測渾之器豈亦與周髀相應

歟曰凡測天之器圓者必爲渾平者卽爲蓋唐一行以平圖寫星

象亦謂之蓋天所異者只用平度不曾以切線分渾球上之經緯疎密耳簡平儀以平圓測

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今攷其法可以知一歲中

日道發南斂北之行可以知寒暑進退之節可以知晝

夜永短之故可以用太陽高度測各地北極之出地卽

可用北極出地求各地逐日太陽之高度推極其變而

置赤道爲天頂卽知其地方之一年兩度寒暑而三百

六旬中晝夜皆平若北極爲天頂卽知其地之能以半

年爲晝半年爲夜而物有朝生暮獲凡周髀中所言皆可知之故曰亦蓋天中一器也但周髀云笠以寫天似與渾蓋較爲親切耳夫蓋天以平寫渾必將以渾圓之度按而平之渾蓋之器如剖渾球而空其中乃仰置凡案以通明如玻璃之片平掩其口則圓球內面之經緯度分映浮平面一一可數而變坳爲平矣然其度必中密而外疎故用切線此如人在天中測渾天之內面簡乃正視也故實北極于中心簡平之器則如渾球嵌於立屏之內僅可見其半球而以玻璃片懸於屏風前正切其球四面距屏風皆如球半徑而無缺側則球面之經緯度分皆可寫記而抑突爲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

十一

平矣然其度必中濶而旁促故用正弦此如置身天外以測渾天之外面故以極至交圈爲邊兩極皆安于外周以攷其出入地之度乃旁濶也由是言之渾蓋與簡平異製而並得爲蓋天遺製審矣而一則用切線一則用正弦非是則不能成器矣因是而知三角八線之法並皆古人所有而西人能用之非其所創也伏讀御製三角形論謂衆角轉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傳西土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哉

聖人之言可以爲治歷之金科玉律矣

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

問周髀言周公受學於商高商高之學何所受之曰必在唐虞以前何以知之蓋周髀所言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云云者皆相距六時其相去之地皆一百八十度

天應其周度皆三百六十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攷與地

之則日在極東而東方為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地而為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

為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自南

至東方午為四時自東方日中至北方酉亦四時又

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實相距九十

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如日在極

其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為巳時而其東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為未時其餘地准此推之並同

相距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七

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分命義仲寅賓出日和仲寅饒

納日者測此東西里差也寅賓寅饒互文見意非義又仲但朔測和仲但暮測也

周髀所言北極下半年為晝中衡下五穀一歲再熟云

云者其距緯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

考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屢代所測微有不同今定為二

里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義叔分處南北

以測此南北里差也故曰此法之傳必在唐虞以前也

夫東西差測之稍難若南北之永短因太陽之高下而

變日軌高下又依北極之高下而殊經商遠遊之輩稍

知歷象即能覺之義和二叔奉帝堯之命考測日景一

往極北一往極南相距七八千里之遠其逐地之極星高下晝夜永短身所經歷乃瞢然不知何以爲羲和也哉是知地面之非平而永短以南北而差早晚以東西而異必皆羲和所悉知而敬授人時祇据內地幅員立爲常法其推測步算必有專書而亡於秦焰周髀其千百中之十一耳又何疑焉

論地實圓體而有背面

問地體渾圓旣無可疑然豈無背面曰中土聖人所產卽其面也何以言之五倫之教天所敘也自黃帝堯舜以來世有升降而司徒之五教人人與知若西方之佛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七

教及天教雖其所言心性之理極其精微救度之願極其廣大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輕此一徵也語言惟中土爲順若佛經語皆倒如云到彼岸則必云彼岸到之類歐邏巴雖與五印度等國不同語言而其字之倒用亦同日本國賣酒招牌必云酒賣彼人亦讀中土書則皆於句中用筆挑別作記而倒讀之北邊塞外及南徼諸國大略皆倒用其字此又一徵也往聞西土之言謂行數萬里來賓所歷之國多矣其土地幅員亦有大於中土者若其衣冠文物則未有過焉此又一徵也是知地體渾圓而中土爲其面故篤生神聖帝王以繼天

建極垂世立教亦如人身之有面爲一身之精神所聚
五臟之精並開竅於五官此亦自然之理也

論蓋天之學流傳西土不止歐邏巴

問佛經亦有四大州之說與周髀同乎曰佛書言須彌
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賀州南瞻部
州東勝神州北俱盧州居其四面此則亦以日所到之
方爲正中而曰環行不入地下與周髀所言略同然佛
經所言則其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須彌之頂爲
諸天而通明故夜能見星此則不知有南北二極而謂
地起海中上連天頂殆如圓瑯圓柱之形其說難通而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古

彼且謂天外有天令人莫可窮詰故婆羅門等

婆羅門
卽回回

皆爲所籠絡事之唯謹

唐書載回統諸國多
事佛回統卽回回也然回回國

人能從事歷法漸以知其說之不足憑故遂自立門庭

別立清真之教西洋人初亦回回事佛

唐有波斯國
人在此立大

秦寺今所傳景教碑

者其人皆自署曰僧

算復從回歷加精故又別立耶穌之教以別於回回

觀
今

天教中七日一齋等事並略同回教其

歷法中小輪心等算法亦出于回歷

要皆蓋天周髀

之學流傳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

其根則一也

論遠國所用正朔不同之故

問回歷及西洋歷既皆本於蓋天何以二教所頒齋日
其母年正朔如是不同曰天方國以十二個月爲年回

國歐邏巴以太陽過宮爲年月依歲差而變此皆自信

其歷法之善有以接古蓋天之道又見秦人蔑棄古三

王而以己意立十月爲歲首今西南諸國猶有用秦朔者故遂亦別

立法程以新人耳目誇示四鄰今海外諸國多有以十

蓋國國以歷法測驗疑佛說之非故謂天有主宰無影

無形不宜以降生之人爲主其說近正所異於古聖人者其所立拜念

之規厥後歐邏巴又於回歷研精故又自立教典奉耶

蘇爲天主以別於回回然所稱一體三身降生諸靈怪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五

反又近於佛教而大聲闢佛動則云中國人錯了夫中

土人倫之教本於帝王雖問有事佛者不過千百中之

一二又何錯之云

今但攷其歷法則回回泰西大同小異而皆本於蓋天

然惟利氏初入欲人之從其說故多方闡明其立法之

意而於渾蓋通憲直露渾蓋之名爲今日所徵信蓋彼

中之英賢也厥後歷書全部又得徐文定及此地諸支

人爲之廣其翻譯爲歷家所取資實有功於歷學其他

可以勿論若回回歷雖亦有所持之圓地球及平面似

渾蓋之器而若露若藏不宣其義洪武時吳伯宗李紳

奉詔翻譯亦但紀其數不詳厥旨至數傳之後雖其本科亦莫稽測算之根所云元速都兒刺不定之器竟無言及之者蓋失傳已久殊可惜耳

金士校

尤可深惜者回回泰西之歷既皆本於蓋天而其所用正朔乃各自翻新出奇欲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帝王欽若昊天順春夏秋冬之序以敬授人時出於自然何其正大何其易簡萬世所不能易也顧乃持其巧算私立正朔以變亂之亦見其惑矣徐文定公之譯歷書也云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非獨以尊大統也揆之事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爾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七

測算以求天驗不難兼西術之長以資推步頒朔以授人時自當遵古聖之規以經久遠虛心以折其衷博考以求其當有志歷學者尚其念諸

餘詳後論

者自應深出書海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

大匠宗師造器固泰西之類猶古本外蓋天而其祖

言必之清蓋天書巧尺規而制耳

殊亦竟辭斷食之財視云云取稽泉賦不家之得斷誠奉請隨書亦即歸其地不若類自至其類之辭其味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繡水 陳 光鑾 金士校

歷學疑問補二

梅文鼎纂

論太陽過宮

問舊歷太陽過宮與中氣不同今何以復合為一曰新
歷之測算精矣然其中不無可商當俟後來詳定者則
此其一端也何則天上有十二宮各三十度每歲太
陽以一中氣一節氣共行三十度如冬至小寒共行三
十度大寒立春又共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一

行三十度其餘並同滿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故歷家恒言
太陽一歲周天也然而實考其度則一歲日躔所行必
稍有不足雖其所欠甚微約其差不過百積至年深遂
分度之一有半是為歲差歷家所以有天
差多度六七十年年差一度
七百年即差十度是為歲差歷家所以有天
周歲周之名天上星辰勻分十二宮共三百六十度是
為天周每歲太陽十二中氣共行三百六
十度微弱漢人未知歲差誤合為一故即以冬至日交
是為歲周星紀而定之于牽牛逮晉虞喜等始覺之五代宋何承
天祖冲之隋劉焯等言之益詳顧治歷者株守成說不
敢輒用歲差也至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
而朝論多不以為然亦如今人之不信西法人
情狂于習見大抵皆然故李淳

風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直至元宗開元某年僧一行

作大行歷乃始博徵廣証以大暢厥旨于是分天自為

天即周天十二次宮歲自為歲即周歲十二中氣日躔

度即周度終古不變歲所行天度其度歲歲微

移歷代遵用所定歲差年數微有元世祖時用授時歷

郭守敬測定六十六年有八月而差一度回回泰西差

法略同今定為七十年差故冬至日一歲日躔之度已

過尚不能復於星紀之元度必再行若干日時而至星

紀十二中氣所以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其法原

無錯誤其理亦甚易知徐李諸公深於歷術豈反不明

斯事乃復合為一真不可解推原厥故蓋譯歷書時誤

藝海珠塵歷學疑問補二二

仍回回歷太陽年之十二月名耳

問回回歷亦知歲差何以誤用宮名為月名曰回回歷

既以十二個月為太陰年而用之紀歲不用閏月然如

是則四時之寒燠溫涼錯亂無紀因別立太陽年以周

歲日躔勻分三百六十度又勻分為十二月以為耕斂

之節而起算春分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堯典寅賓出

即此一事亦足徵日始于仲春但彼以春分為太陽年之第一月第

西歷之本于義和一曰遂不得復用古人分至啓閉之法及春夏秋冬之

名古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為

八節其四立並在四孟月之首以為明時之節謂之

啓閉二分二至並在四仲月之中居春夏秋冬各九

一日之半皆自然之序不可移易今回歷之太陽年既

以春分爲歲首則是仲春之後半月爲正且而制其
前半個月以益孟春共四十五日奇遂一併移之於歲
終而孟春之前半改爲十一月之後半孟春之後半合
仲春之前半共三十日改爲十二月卯春夏秋冬之四
時及分至啓閉之八節孟仲季之月名無一與
之相應名不正則言不順遂不復可得而用矣故遂借
白羊等十二宮以名其太陽年之月彼非不知天度有
歲差白羊不能板定於春分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羊
姑借此名之以紀月數即此而知回歷初起時其年代去今非遠歐邏巴歷
法因回歷而加精大致並同回歷故遂亦因之耳徐文
定公譯歷書謂鎔西洋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則此處
宜爲改定使天自爲天歲自爲歲則歲差之理明而天
上星辰宮度各正其位矣如晝夜平即爲春分晝極長即爲夏至不必問其日躔是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

三

何宮度是之謂歲自爲歲也必太陽行至降婁始命爲
日躔降婁之次太陽行至鶉首始命爲日躔鶉首之次
不必問其爲春分後幾日夏至顧乃因仍回歷之宮名
後幾日是之謂天自爲天也
而以中氣日即爲交宮之日則歲周與天周復混而爲
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如星紀之次常有定度而冬至之日即躔星紀歲和之日度漸移是生歲差若冬至同安得復有歲差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上十二宮各有定星定度若隨節氣移動則名實俱左後篇詳之是故歷法至今日推步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也問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也
但各中氣後查太陽實躔某宮之度即過宮度日但歷書中所作諸表多用白羊金牛等宮名以爲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

否歷書諸表雖以白羊金牛等爲題而其中之進退消
長並從節氣起算今但將宮名改爲節氣卽諸表可用
不必改造有何難哉却表從白羊起者卽改白羊初度
爲春分初度表從磨羯起者卽改
磨羯初度爲冬至初度歷書諸表依舊可
用但正其名不改其數更無煩于推算

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
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皆依

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史

天官書柳爲鳥注卽喙喙者朱鳥之喙也七星頸爲
員宮頸朱鳥頸也員宮喙喙也張爲素素卽素鳥受食
之處也翼爲羽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卽朱鳥
羽朱鳥之翼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四

東方七宿爲蒼龍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爲明堂今
按角二星象角故一名龍角氏房心

象龍身心卽其當心之處故故其宮曰壽星封禪書武
帝詔天下

尊祀靈星正義靈星卽龍星也張晏曰
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祀之曰大火心爲
大火

析木一名析木之津以
尾箕近天河也北方七宿爲玄武天官書北
宮玄武

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爲列宿之
首故星自此紀也曰元枵枵者虛也卽虛
危也又象龜蛇

爲元曰媿訾一名媿訾之口以室壁二宿各二
武也宿爲白虎天官書奎曰封豕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
衡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

觜爲其宮曰降婁以婁宿
得名也曰大梁曰實沈由是以觀十

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

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

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在正午也火即心宿宵中星虛以其

時秋分昏中者元楊宮也即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

冬至昏中者昴宿也即大梁宮也歷家以歲差考之堯

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以西率七十年差一

度約之凡差六十餘度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

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躔度

盡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亦

今西術推之安得以十二中氣即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

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度在箕十度至今康熙五

十八年己亥冬至在箕二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五

箕二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箕十度已改

為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百年則今己亥之冬至宿箕三度

為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為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

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尾盡變為

星紀大火之宮心盡變為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

差一宮準上論之角亢必為大火翼軫必為壽星柳星

昂畢為齊沈奎婁為大梁而訛訛為降婁虛即十二宮

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

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歲差至九十度時

必盡變為星紀元南宮朱鳥七宿反為蒼龍西宮白虎

七宿反爲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爲白虎國家頒歷授時以欽若昊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顛倒錯亂如此其可以不亟爲釐定乎

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爲十二象雖與羲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者如彼以積尸氣爲巨蠲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央白氣有似蠲筐也所云天蠲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蠲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獅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六

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

又按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旣鬼宿已行過大暑東而猶以大暑日交鶉火之次則不得復爲巨蠲之星而變爲獅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得爲天蠲而變爲人馬宮星矣卽詢之西來知歷之人有不啞然失笑者乎

論西法恒星歲卽西月日亦卽其齋日並以太陽

過宮爲用而不與中氣同日

問西法以太陽會恒星爲歲謂之恒星年恒星既隨黃

道東行則其恒星年所分宮度亦必不能常與中氣同

日歷書何以不用曰恒星年卽其所頒齋日也其法以

日躔斗四度爲正月朔故曰以太陽會恒星爲歲也其

斗四度蓋卽其所定磨羯宮之初度也在今時冬至後十二日自此

此日躔行滿三十度卽爲第二月交寶瓶宮皆以日躔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七

行滿三十度交一宮卽又爲一月而不論節氣然其十二月之日數各各不同

者以黃道上有最高卑差而日躔之行度有加減也如磨

羯宮日躔最卑行速故二十八日而行一宮卽成一月若巨蠲宮日躔最高行遲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始成

一月其餘宮度各以其或近最卑或近最高遲速之行不同故日數皆不拘三十日並以日躔交宮爲月不論

節是則其所用各月之第一日卽太陽交宮之日原不

與中氣同日而且歲歲微差至六七十年恒星東行一

度卽其各宮並東行一度而各月之初日在各中氣後

若干日者又增一日矣如今以冬至後十二日爲歲首至歲差一度時必在冬至後十

三日餘盡然此卽授時歷中氣後幾日交宮之法乃歲差之理本自分曉而歷書中不甚發揮斯事者亦有故焉一

則以月之爲言本從太陰得名故必晦朔弦望周而後謂之月今反以太陽所躔之宮度爲月而置朔望不用是名爲月而實非月大駭聽聞一也又其第一月既非夏正孟春亦非周正仲冬又不朔冬至日起算非歷學履端於始之義事體難行二也又其所用齋日卽彼國所頒行之正朔歐邏巴人私奉本國之正朔宜也中土之從其教者亦皆私奉歐邏巴正朔謂國典何故遂隱而不宣三也

初造歷書事畢闡發以黃人之信從惟此齋日但每歲傳單伊教不筆于書然

歷書所引彼中之舊測每稱西月日者皆恒星年也其法並同齋日皆依恒星東行以日躔交磨羯宮爲歲旦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八

而非與冬至中氣同日也此尤爲太陽過宮非中氣之一大證據矣

或曰歷書所引舊測多在千餘年以前然則西月日之興所從來久矣曰殆非也唐始有九執歷元始有回回歷歐邏巴又從回歷加精必在回歷之後彼見回回歷之太陰年太陽年能變舌法以矜奇創故復變此西月日立恒星年以勝之若其所引舊測蓋皆以新法追改其月日耳

論恒氣定氣

問舊法節氣之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

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恒氣以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

氣各得一十五日二其日數有多寡者謂之定氣前冬至

前冬至有十四日奇為一氣夏至前後有十六日為一氣其餘

節氣各各不同並以日行盈歷而其日數減行縮歷而

其數二者之算古歷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

曆議曰以恒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

知有定氣但不以之註歷耳譯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

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誣古人矣夫授時歷所

註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恒氣也歷經歷草

皆明言恒其所註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

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恒氣二分原相差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玖

兩日授時既遵夫衍歷議以恒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用

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

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

能知其日之為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

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經朔

氣定朔猶定氣望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猶恒

衷上下弦亦然初不必為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

無暇參稽古歷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真知授時立

法之意者為之援據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

等備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

其所以爲此說者無非欲以定氣注歷使春秋二分各居晝夜平分之日以見授時古法之差兩日以自顯其長殊不知授時是用恒氣原未嘗不知定氣不得爲差而西法之長於授時者亦不在此以定氣注歷不足爲奇而徒失古人置閏之法欲以自暴其長反見短矣故此處宜酌改也後條詳之

論中再論恒氣定氣

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歷曰古者註歷只用恒氣爲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

邪與餘同謂餘分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十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爲閏月矣閏卽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爲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

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恒氣註歷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恒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在十一月晦則必有大雪節有小寒在其月望後若冬至氣在其月望前餘月並然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

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

每月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經朔與中氣必在十二月經朔後九刻而兩水中氣必在次年正月經朔後一日又八刻奇其餘月並準此求之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十一

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閏即二年零九個月其餘分必滿月

鐘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

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

之為閏月假如閏十一月則冬至必在十一月之晦大寒必在十二月之朔而閏月只有小寒節氣

更無中氣則不可謂之為十一月亦不可謂之為十二月節不得名之為閏月矣斯乃自然而

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

氣惟此十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為閏月今以定氣

註歷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

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

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

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法原
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
定公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按堯典云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
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卽當遵用其置閏之法而
乃不用恒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
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

今但依古法以恒氣註歷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
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卽置閏
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
欽定四庫全書
歷學疑問補二
十一
又按恒氣在西法爲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爲
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
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衝有行分耳古法恒氣注
歷卽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

不論七政之行並有周有轉有交

問月五星之行並有周天有盈縮遲疾有出入黃道之

交點共三事也太陽亦然乎曰並同也太陽終古行黃

道則無出入黃道之交點然而黃道出入於赤道亦可

名交是故春秋二分卽其交點亦如月離之有正交中

交也因此而曰躔有南陸北陸之行古者謂之發斂

陸爲發行北陸爲歛前以於而是而四時之寒燠以分晝

夜刻之永短有序皆交道之所生以成歲周是故歲周

者即太陽之交道也與月離之交終同也然以歲差之

故西法謂之黃道東行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此以授時

古率已滿歲周矣又必加一刻有半亦依古始能復躔

冬至元度假如本年冬至日躔箕宿三度八十分次年

而元度末復故必于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已周

之外復加一刻有半始能復躔于箕三度八十分是爲

太陽之周天與月行之周天同也月行周天與交終原

非一事是故太陽之周天與歲周原爲兩事也然太陽

之行有半年盈歷半年縮歷即恒氣定氣之所由分古法

藝海珠塵歷學疑問補二 三

起二至西法起最亦如月離之轉終是又爲一事合之

高冲尤爲親切前兩者歲周與共爲三事乃七政之所同也

按月離交終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奇而陽歷陰歷之

度一週在月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爲有欠度也轉終以

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奇而遲歷疾歷之度一週在月周

天後以較周天度爲有餘度也月周天之日數在二者

之間亦二十七日又若干刻而周雖同大餘不同小餘

當其起算之初所差不過數度如交終與轉終相差三

四五積至一年即差多度太陰每年行天十三周故其

差易見日躔歲周以二十四節氣一週爲限固有恒星

東行之歲差故其度在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分

也約為七十日躔盈縮以盈初縮末縮初盈末一週為

限因最高有行分故其度在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

餘分也亦約為七十以一歲言之三者並同大餘即小

餘亦不甚遠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增一刻

刻不積其差至七十年即各差一度歲周不及周天七

星東行之歲差而盈縮歷至七十年又過于周天一度

即最高之行于是歲周與盈縮歷周共相差二度並至

七十年而故其差難見七十年只差一然雖難見其理

後知之也則同以周天之度為主則歲周之差度退行亦如太陰

周天為順行也而周天度則常不動但以太陰之交轉

周比例之則判然三事不相凌雜矣

問歷法中所設交差轉差即此事乎曰亦微有不同蓋

交差轉差是以交終轉終與朔策相較或言其日或言其度並同茲

所論者是以交終轉終與周天相較故其數不同也其

數不同而歷法中未言者何也緣歷家所驗在交食故

于定朔言之甚詳而月之周天反略惟陳星川彙了

凡黃所撰歷法新書明立太陰周天日數謂之月周與

交終轉終並列為三實有裨于歷學而人或未知故特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古

又徵之五星亦皆有周天有歷周即盈縮如有正交中

交是故此三者日月五星之所同也知斯三者於歷
學思過半矣外此則月有朔望五星有段日並以晦日
之遠近而生故太陽所與月五星同者惟
事三

論月建非論言斗柄

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
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
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
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考也何則自
大撓作甲子以十日爲天干自甲至癸十二子爲地支自子至亥

天道圓故以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五

戊己居中參同契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央
戊己之功也十干以配五行圖轉周流故曰天干也地
道方故以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
丑列北易大傳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其道左旋周而復始也是十二支以配四時十
二月靜而有常故曰地支也天干與地支相加成六十
甲子以紀歲紀日紀時而皆準于月以歲有十二月也
此乃自然而然之序不可增減不可動移是故孟春自
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哉如必以斗

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月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而後得以謂之寅乎是故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平秩東作以殷仲春次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仲夏次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歲首之証也夫既有四仲月以居卯午酉子之四正則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居四隅仲春既正東爲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以晝夜刻之永短爲憑以昏中之星爲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其

又考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

又考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然堯典祇舉昏中星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柄指寅爲孟春

又考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

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卽謂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然則謂行夏之時是以斗柄建寅之月爲歲首者蓋注釋家所據一家之說而未詳厥故也今乃遂據其說而欲改正月之建寅可乎不可乎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七

再論斗建

問說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歟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在西法爲三十度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假如立春爲正月節則立春前一日斗柄所指在丑立春後一日斗柄指寅而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只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

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

假如閏正月則雨水

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驚蟄節

在月望則其前半

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交界

縫中可謂之兩辰地盤周圍分爲十二辰首尾鱗次如

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

日之所指乎凡若此等習說並由未經實測而但知斗

杓所指爲月建遂歧中生歧成此似是而非之解天下

事每壞于一知半解之人往往然也

又按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

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

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六

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

如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槩言之原非以此定月

又接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

言水昏正而裁月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

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之則于今日並相差一二

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使

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

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是故斗

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實不可易也

論古頒朔

問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不然其說曰我愛其禮不知周制頒歷其式如何曰頒朔大典也蓋王政在其中矣古者天子常以冬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如是其隆重者何也蓋既曰請而行之則每月內各有當行之政令頒于天子而諸侯奉行惟謹焉故告朔之後卽有視朔聽朔之禮所以申命百官有司以及黎庶相與恪遵以奉一王之大法此謂之奉正朔也是故大之有朝覲會同之期有鄰國聘問之節有天子巡狩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七

朝于方岳之時

此等大禮皆以年計而必有定期如虞書東巡狩必于仲春南巡狩必于仲夏

類其於宗廟也有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有畊藉田夫人

親蠶以預備采盛衣服之需其於羣神也有山川社稷

祈穀報歲八蜡五祀之典其於鬻序也有上丁釋菜冬

夏詩書春秋羽籥之制其於農事也有田畷勸農播種

收穗溝洫隄防築場納稼之務有飲射讀法道人狗鐸

之事其於軍政也有蒐苗獮狩振旅治兵之政其于土

功也有公旬三日之限其于刑罰也有宥過釋滯折獄

致刑之月又如藏冰用冰出火納火仲夏斬陽木仲冬

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

類凡若此者皆順四時之序以爲之典章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也而一代之典制既藏之天府恪守無斁矣又每歲頒示諸侯以申命之諸侯又於每月之朔告于祖廟請而奉行之天子本天以出治無一事敢違天時諸侯奉天子以治其國無一事不尊王命以正順天時唐虞三代所以國無異俗家無異教道德一而風俗同蓋以此也故曰頒朔告朔實爲大典而王政因之以行也周既東遷矣王政不行魯不告朔他國可知蓋視爲弁髦久矣厥後遂有司歷再失閏之愆而大夫陪臣之僭亂紛紛矣以秉禮之國而蔑棄王朝大典何怪其羣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三

相效尤是故夫子曰我愛其禮蓋庶幾因此羊而念及先王之典也如謂頒朔祇以識月之大小辨朔望生明死魄之干支何取乎每月告廟之繁文也哉由是觀則三代時所頒之歷可知已矣

論歷中宜忌

閏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曰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閏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

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龔俗愈出愈支六十千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誣民惑世莫此爲甚今官歷宜息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三

及於選擇又如羅計四餘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之趨然官歷雖頒宜息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能止也今若能一切刪去只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之至意復觀今日豈不快哉

洪武中解大神庖西封事曰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筮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

之歷必無此等之支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按此說甚正惜當時不能用然實爲定論聖人所不能易也

論治歷當先正其大其分秒微差可無深論

問歷法至今日可謂詳且密矣然微諸交食亦或有微差之刻何歟曰此可以不必深論者也考漢時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或差而前則食於晦差而後則食於初二日直至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于是蝕必在朔無差日矣然尚有差時厥後大衍歷所推益密宣明歷又立氣刻時三差至宋統天歷紀元歷又加詳焉

藝海珠塵 歷學疑明補二 三

迨元授時歷遂無差時但有差刻今西歷言東西南北差以黃道九十度限爲宗其理蓋明其法益善然而亦或有時而差刻分者何也今夫盆盎之中可以照物池沼澄清則岸上之人物花鳥山陵樹木畢現其中然而其邊際所域必有所改易兩鏡相照則多鏡層現於一時而六層以上必有所窮況乎以八尺之璣衡測大圓之宮度其大小之比例道里之遼濶不可以億計而因積候之多用算之巧遂至交食應期虧復應候東南西北方向胥符而但有異刻之後先分秒之同異卽謂之不差可矣國家治歷所重者順天出治以敬授人時日

食之類所重在於修省至於時刻小差原非所重但當
令司歷者細加測候詳紀其所差之數以待後來修歷
者使有所據依以益精其推步而已斷不可因小節之
微差而輒更成法也漢唐宋歷法屢改而多不效元明
三四百年守一授時法而交食不效只數事而已況今
新歷又加精於授時何必復加更變乎或謂歷算之差
由于尾數子謂此一端耳尾數有丟收無關大數所難
者乃根數耳盈縮遲疾之根雖有離朱無所施其目並
由年深日久然後知之又如最高之行利氏所定與今
所用不同皆根數之差歷所以取象于革也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漚 吳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重榮 戟門校

半村野人閑談

姜南簪

南字叔明號蓉塘浙江仁和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閑談

一

之迺有刑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拯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鬻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侗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

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荅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為法荅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別談

二

人反以送死為緩惟以借親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盥之儀寘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為不可或笑之以為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為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

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
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旼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緣去
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
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
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
登州李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閒談

三

與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
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與例以請者皆從之然
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
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
指插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僅行之以權
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
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
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據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

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
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
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場效淺山岳恩
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衮有
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
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
章雪明朱紱霞暎願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
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
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
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閒談

四

文人蹈躄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
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
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
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
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案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
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
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

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廝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閒談

五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旣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隕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持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遂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胡談

六

智囊

秦博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博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博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台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

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
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
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
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
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璿詣突厥
元璿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闕說

七

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
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
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
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
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
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尙書僕射山
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
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楷韜和嶠刺促

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閑談

八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填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

之甚也夫武氏既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湖談

玖

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

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旣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別談

十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驪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驪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驪旣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

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輪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閒談

十一

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驪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匄相齋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

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
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籌
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宋
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
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
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今
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
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淮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衡照 誠懸校

抱璞簡記

姜南簪 里貫已見

容直

宋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眞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一

題殿壁曰魯直吁眞宗可謂盛德之主矣直而容之久而思之非盛德而能若是乎求之前代其漢文帝乎

韓通瘞骨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能辦此乎

龍溪四六

宋四六以汪龍溪彥章爲出類建炎卽位詔是其筆也又見賀呂成公頤浩初大拜啓有云方羣臣憂杞國之

天靡遲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整乾坤語亦莊麗
道兄官弟

子同年劉世光作教秦州士子有從陽明之學者彼此
以道兄相呼而州人王貢分教岷縣其兄嘗名呼貢貢
謂其兄曰吾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之世光謂
子道兄官弟豈非一切對時有廣西上凍州同知濟南
劉君紀在坐亦言凍州土官知州趙元恩年幼其母與
太平陸監生相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土官
之妻曰官娘契父官娘亦可作對皆新聞也可哂可哂

榴花詩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二

白樂天榴花詩有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不占
春其語蓋出於隋孔紹安榴花詩紹安詩云只爲來時
晚開花不及春按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唐高祖
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
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
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宮祕書
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曰祇爲來時晚開花不及
春時人稱之吁工則工矣其如立身之大節何

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

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於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歷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於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於春必於水土水土之交在於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三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略言曰始于梅花終于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三

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梨花四候李花五候櫻桃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茶蘼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耳邊風

諺云耳邊風按杜荀鶴題兜率寺閉上人院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用之亦不覺爲俗耳

羽林行

唐王建作羽林行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
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
死赦書尚有改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
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觀此詩則李唐
中葉無復有法守矣天子輦轂之下軍士之驕有司之
慢如此則藩鎮之不用命宜哉其不可國也明矣

詩能言旅况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
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飄泊
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
憂海珠塵

抱璞簡記

四

中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
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
謂委曲形容旅况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
者口中所能道

詩有規戒

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覲詩云君此卜行日高堂
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
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此詩深有規戒之意與
泛然送行專詠情景者遠矣

寫詞述懷

扶風馬大夫作詞述懷聲寄滿庭芳云雪點疎髯霜侵
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
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
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
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
上開了釣漁船大夫名晉字孟昭嘗仕國初東吳人也
始終不異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公
驥卒年九十有八是歲八月二十八日憲宗皇帝以公
齒德俱邵遣行人張和齋敕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五

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
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歎不忘茲特遣行人齋敕
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食米三石優贍終身卿
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謙論用慰渴思卿其體朕
至懷及九月甲申公覺神思少怠不肯治藥物但曰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卽檢平日四方士大夫卷冊索
題識者次第書之俾還其人復書遺命屬其子完曰倘
至瞑目朝廷或有恩恤之典宜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
寫字如常己丑晨起盥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
一點靈光直上行及目將瞑男女哭踊復起坐舉手加

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之前一夕有大星墮于里人王文政庭中光燭閭巷明年正月計聞上悼惜遣官諭祭爲營葬事壬辰夏完赴闕以公遺言懇辭營葬上從之復以蕭山知縣李鞏言賜諡文靖

鐵胎銀

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爲質外裹以銀皮不復辨其僞也按五代史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更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更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勝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六

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占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悉當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銀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城被夫妻投井死周太祖滅其族

唐鑑銘

籀冠徐延之云古鍾鼎彝敦盤孟卮鬲其款識文多古鳥迹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瑩質鑑背銘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

殿影照秦宮鐫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畢亦載此鑑銘纔八句子已錄之此銘校之佔畢所載不但多二句其詞義尤勝云

守令以愛民爲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於爲宰爲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實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乎爲之牧守者充聖門之意及聖人之心申飭而勞勉之具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

蘇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七

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而朱徽國文公表而出之以爲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真西山先生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潭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寶齋

去非守平江會兩倅大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爲民
憐無異切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
里要須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嘖呻與君共舉一杯酒
化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三賢
同木與梅溪微意同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
覩其魄然子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
精粗任土宜疲人織紵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
蒲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
在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
之爲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
之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八

多寡以爲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爲孔聖及宋子之罪
人也而竄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爲三
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
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四字每銓量本部
知縣卽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
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
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爲一跋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
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
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嘆
儒冠之反不如鶻冠若也此眉山史繩祖之錄也夫守

今親民官也國家之制察之以六條儆之以戒石豐之以俸祿之養待之以不次之擢欲其惠養元元也使其君子耶則念聖賢之訓守朝廷之制而留心撫字使其小人耶則縱恣貪酷惟欲之營刑憲且不顧而何能守聖賢之訓哉讀此未嘗不三歎也

神宗論羌虜

宋神宗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及及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坎

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觀此言則勤兵遠略非帝之本心也而開邊生事黷武虐民皆邀功之臣啓之也其罪可勝言哉

試畫工形容時題

盤雪叢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人家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

惟一善畫者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
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
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
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
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
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點絳脣

瞿存齋詞題菊作點絳脣極韞藉令人悅妙其詞云花
裏中黃挺然獨立風霜表冒寒開了占得秋多少止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

是重陽蝶亂蜂兒遶歸田早爲誰傾倒有個柴桑老
菊莊劉隱君射於南屏葉文甫家九月見梅賦小詞亦
點絳脣云菊老蓉殘小園鷲地問清馥陰消陽復的
花如玉結實調羹早獻黃金屋甘幽獨要知心腹除
是松和竹是可與聯鑣者矣又見眉庵楊孟載基咏
鶯亦有點絳脣云何處飛來柳稍一點黃金小弄晴催
曉喉舌如簧巧春夢須臾正繞江南道空相惱被他
驚覺綠遍池塘草尤纖麗圓融可愛元滕翰林玉詠
墨本水仙花點絳脣更一氣流出詞云編袂啼香爲誰
一滴春心碎淡黃深翠不似當時態東洛經塵依舊

交情耐空憔悴玉人何在細雨疎烟外然皆本末和靖
林處士通春草詞意來林詞亦點絳脣也金谷年年亂
生春樹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 又是離歌一
闕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王端毅公奏疏

成化二十一年刑部主事林公俊後府經歷張公敞皆
以言事切直得罪三原王端毅公怒時爲南京兵部尙
書復上疏云臣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
下又安俾臣等俯仰於無事之天沒齒於太平之日爲
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
過直干冒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敞爲林俊陳情
亦蒙鞫問臣當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
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爲其游說也竇爲國家慮耳方
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
太甚民飢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厲詢謀羣策極力救
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聞
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
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
王歷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
聞過之以此觀之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爲不足

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止設一壇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處茲又欲建營佛寺於皇城之側遷徙軍民多百餘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徙之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民飛輓於道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一

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知省而悉置之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知之又造宮殿爲梁爲棟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來修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尊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起動數千人夫止拽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尙

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爲難得不知在京各廠堪作大梁
大柱楠木幾多可勾幾座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
備用也陛下仁如帝堯孝如大舜自踐祚以來不畋獵
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之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
誠不世出之明主大有爲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
未之思耳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聖慈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
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刑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
化九有歸心宗社可以鞏固天命可以永保矣疏奏上
納其言斥繼曉停建寺復林俊等官蓋十一月十九日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三

也是歲正月元旦有星變越三日上以星變求言敕諭
云茲者上天垂戒災異迭見去歲暮并今正旦星變有
聲如雷朕甚警懼惟天道與人事相爲流通必人事乖
違斯天道不順文武百官皆與朕共天職者爾而五府
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官付
託尤重凡一應弊政及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其各指
實陳奏無或顧忌朕當采而行之用回天意故諭時有
禮部進士敖毓元上疏以爲臣聞君天下者不患上天
之有變惟患於有變之不警不患於有變之不警惟患
於警變之不誠臣請借前籌以明之飛雉雉鼎昔在中

宗非無變也然遂以之而中興旱魃爲虐昔在周宣非無變也然亦以之而中興此無他蓋由二君恐懼修省出於至誠故卒能回變而爲祥易災而爲福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言益可驗矣但後世之君或有變而不能警或警變而不誠及至潰裂四出災害並至不可救藥則又諉之於天數其自誣益甚矣恭惟陛下於今月初三日以元旦日西星隕如雷敕文武百官各舉弊政無或顧忌且曰必人事乖違斯天道不順大哉皇言乎至哉皇心乎誠可謂達天人之理而知所以恐懼修省之要矣誠行之以誠尙何不能回天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四

變以爲天休而與商宗周宣侔德嫺功哉夫唯至誠可以動天臣恐陛下所咎自新之言未必盡出於至誠也臣昧死先言陛下所以修省之未誠而後及所以致變之由與夫所以弭變之道臣伏觀前史所載星之爲變不一然未有有聲而在日在春王之正月在正月之元且者蓋正月爲一歲之始元且尤正月之始斯時斯際正王者之政令除舊更新之時也然去歲地震旣以正月之二日今歲星隕又以正月之元日誠前史之所未載前古之所未有而爲莫大之至變矣夫有莫大之至變宜加莫大之警省不爲文飾一以至誠斯庶可矣陛

下今日之修省誠果至盡乎羣臣罷宴似矣何於大臣旋有綵段之賜不知陛下爲此是果賞之乎則臣未聞職居大臣與天子共理天下翻以天變而見賞者抑果愧之乎則今日天變正君臣上下交相警懼之秋陛下諒知引咎自歸必不專以此爲臣下愧矣無乃陛下之私人間有恐其發己之奸惡暴己之罪名故假託他詞蠱惑聖心以此箱大臣之口如王旦美珠之賜者耳雖然大臣恬然受之不以爲意亦可歎矣以此修省似非至誠之道也佛寺罷建似矣何乃僧道神佛猶像之賜聖意豈謂崇奉二教足以冀其神靈以弭天變乎殊不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五

知繪像之與寺宇功程孰大費用孰多崇奉孰至前日寺宇之建尙不足以保天之不變曾爲今日繪像之賜又足以格天於旣變哉矧彼工教游手游食無父無君悖理滅天使天而有口則必詈之矣使天而有手則必擊之矣豈可崇奉以重天之怒哉甚至御寶者天寶也御贊者天語也陛下又且加之於觀音繪像之士彼之承賜者又且炫耀於通街大衢以爲布施之資使市井小兒皆得手指天寶口戲天語甚爲瀆天以此修省似昧至誠之道矣夫歲林俊張黻以直言去國陛下悟其直而復其爵於理誠當而公矣然而所言之人猶偃然

居位如故而彼二人者顧乃遠置於南京是亦疑有追
仇盡言之恨保暱奸回之意於私或難免矣一念之間
公私交戰至誠之道似不如此夫陛下當天變之時警
省之初意猶未能盡出於誠則天下之人寧不疑今日
之敕諭徒爲虛飾哉若夫致變之由雖因人事之失然
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自五臟外達四肢無不受病
其失未可枚舉抑亦以陛下之求言如是廟堂科道必
有能言之者臣惟四事所急於治亂安危之幾所大當
警懼而修省者爲陛下詳陳之大臣者朝廷之股肱陛
下所宜考慎其人朝夕親近以商確治體者也適年以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六

來選擇之際多出於左右之私而不本於輿論之公剛
大正直者或遺棄於外疲懦軟熟者或置之於位名雖
廁於具瞻實則漫無可善甚至以阿諛取容爲巧術以
僕稜依違爲奇計以故天下大柄歸於內臣之掌握致
使其勢焰薰灼傾動一時在內則招立權勢以累聖政
在外則獵求州縣以困民生陛下方且庇之以爲我之
私人此內臣之權所以日重大臣之權所以日輕然重
者旣挾其所重以恣其城狐社鼠之威輕者又借力於
所重以爲蠅營狗苟之謀則夫今日政事之隳紀綱之
紊是皆大臣失職之所致也臺諫者朝廷之耳目陛下

所當遴選其人以補拾遺糾劾奸邪者也邇年以來
選擇之際皆取其軀體之魁梧丰姿之俊偉略不問其
才識之如何夫惟選卒伍者以強壯爲尙然則臺諫豈
卒伍之地言職豈執殳之役哉古云千里一賢猶並肩
而立百里一聖猶旋踵而至是蓋謂人才之難得也今
陛下始而選之既不精及其去之又太甚是以有限之
才應無窮之去尚何望得實才之用哉旣而去之又
不見補致使臺諫之位才有五虛是豈盛世之美事耶此
蓋由前者陛下所行所處不能盡合於規矩惟恐諫員
充實則有暇以議吾之非正直見用則敢言以妨吾之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七

便耳老佛者所以惑世誣民害吾正道所當去者又何
陛下邇年以求敬之如天地信之如筮龜陛下所以敬
信之者將欲賴之以垂佑生靈歟然而驗之於今則黃
冠緇流終年祈雨翻以致旱將欲賴之以延壽聖躬歟
然而稽之於古則梁武宋徽傾心崇奉卒以賈禍此其
不足信之明驗也況今之所謂道家者實本張天師之
誣教而採摭老氏虛言之說以文其深摛取方士延年
之術以神其利是皆僞妄欺誑者耳若彼佛氏輪迴果
報之說恒河劫界之事又爲誣天地之道攘造化之功
其欺誑之罪又有甚於道教者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語曰仁者壽吾聖道之中自有福壽之地陛下何爲取彼以爲聖明累哉名器者所以辨別貴賤以嚴上下所當惜者也何陛下邇年以來傳奉之詔大起於內廷銓擢之權不專於吏部奇衮左道彼何人斯亦得坐薦金紫之榮工匠藝術彼胡爲者亦得與吾縉紳之列后家有何經國之大猷得以世襲伯爵妃家有何克敵之殊勲得以世爲都督太保所以保王躬者也惟周召克當何滿朝之皆然蔭子所以厚功臣者也惟大臣有之何內宦之亦然甚至寫道經獻異書冠帶滿朝無慮三千致使飛金布羽捷進旁蹊寶囊珍巧趨曲徑上下成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六

風恬不爲怪臣不圖聖朝之明明如此而顧有頽風之靡靡如彼也且以理而論之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蓋以明其出於天非人君之所得私者今乃如是不幾於逆天乎不幾於拂天乎就以利而言之歲糜廩祿不下萬萬石數且此又有皂隸之錢陛下若推此以爲民饑之賑以爲軍儲之備夫豈不實爲上策何爲徒浚民膏血以養此銅臭無用之物哉凡此四事是皆人事之乖違以致今日之天變者也然致變之由旣以四者之人事有乖違則弭變之道當於四者之人事而修警修警以言而不以行變不可弭也修警以行而不以

誠變不可出也何也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天唯至誠
可以動之也何以知之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蓋以天體事而不遺不可欺也於上支
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以天
不可欺所以一有變渝不可不敬而又敬也敬而又敬
至誠之道也至誠者吾心之天也天人之理相爲流通
吾心之天一誠則在天之天必格矣伏願陛下思祖宗
付託之重體天心警愛之至奮發英斷大加警修於臣
所陳之四事鑒前日何爲而有失思今日何爲而方是
改絃易轍除舊圖新勿二以二勿參以三一一本於至誠

藝海珠塵

抱璞簡說

七

則天變可回天休可過今日明論不爲虛文而有實休
矣臣所陳者實有關於天下安危治亂之幾有非毛舉
細事之瑣瑣者願陛下不以臣之卑賤而易其言萬一
涓埃有補於海嶽則雖被妄言之誅實所甘矣

大臣不協

正統戊午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不協各發其私爲言
官所劾上以大臣多在劾中惟吏部侍郎魏驥刑部侍
郎何文淵無所涉特命二公鞫之智庸詭辨不伏二公
曰爲大臣者何乃若此耶智庸慚伏遂議免二人官奏
入上是之

積薪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來者居上
西漢書汲黯之言蓋引此爲用也

新安謠

以下六條見五
庄日記今附此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嘗
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
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
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
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
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三

陸景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任年深著有常熟陸景麗水金文
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善戲謔景面黑而齒白文嘗嘲
之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景
自以年深當有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書陸公瑜大理
卿王公槩乘肩輿因避馬卽爲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
公逐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轎兒擡諸公聞而惡之遂
有福建參政之擬景行察家餞之復對衆朗吟云非是
區區欲大參奈因兩鬢雪璆璆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
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眾哥

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新書并手帕並無緞疋與紗
羅閨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以法律治妖神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旁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為
瘴厲往往搬戲賽神男女喧闐時永豐徐恭知府事諭
知其事乃令人赴府言狀恭率吏振金鼓集祠下繫塑
像詣前令踏手地責以殃民狀問杖一百流三千里罪
令奉香火者代承款舉像擲之江翼日雷震祠所有巨
麟延焉其害遂絕恭字克敬時洪武廿三年也

鄉居占地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五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
居多為鄉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玠批狀尾云四鄰
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
吹草正離離吁士大夫務廣田宅不訓子孫以學未必
不為後來勢家奄有玠寧不為達士乎

獻楊梅仁

王蕤字豐父守會稽童賁時方用事賈苦腳氣或云楊
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
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吁
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亦人之恒態也不

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哀乎

按察司官糾劾

國初改元肅政廉訪司爲提刑按察司設使副僉事官使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兼理刑名其任最重與在內都察院相同今則專理刑名不復聞有糾劾之舉如國初故事常讀密庵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原仲僉事謝元功劾左布政使薛大昉貪穢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謗還詞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原仲糾劾事得寶大昉伏誅原仲等還憲職原仲等初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三

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謠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陶復任百姓踊躍相慶原仲名鑄鄞縣人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剛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遂擢福建按察使元功名肅上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福建按察僉事能詩文有密庵集大昉保定府蠡州人洪武四年進士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諸暨 蔣 一經 冀之校

一樓居詩稿

馮

祝篔

祝字古浦號桐庭江蘇婁縣人布衣工詩書歷遊封圻幕府著述多散失歸隱

年八十

卷上

邨中晚興次韻

風景清江曲
偷然意往還
農人歸欲盡
邨路晚來閒
霞錦明遙渚
雲容結好山
亦知心獨賞
涼月到松關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穫稻

穫稻乘天霽
腰鎌露欲晞
今秋真得歲
數口已忘飢
野雉驚人起
田鳥作隊飛
風光悅餉婦
采菊笑言歸

再過慎公房次韻

一水塵氛隔
隨雲共入林
不教漫相識
為許數來尋
高論添秋爽
疎鐘帶日沉
殷勤贊公意
終擬妙香吟

留宿未果

山居

曾聞岩穴結柴樓
隱高風何處攀
宏景掛冠終句曲
元暉築室戀青山
松雲在鵲情俱逸
猿鶴馴階意自閒
一任藤蘿封谷口
不留捷徑向人間

郵居

沮溺心期尚可論，躬畊小住遠人邨。
春光桃杏紅生圃，晝影桑麻綠到門。
酣醉淵明居栗里，飄零子美寄東屯。
不須避世稱高蹈，城府應無足跡存。

歸興三首

回憶飄零歲月長，春來閒夢滿匡牀。
半生已就繁霜鬢，四海空餘熱血腸。
老愛詩篇情不倦，貧栽花竹趣難忘。
鹿門栗里寧無伴，許共頑身早善藏。

樹頭紅紫忽朝華，眼底青門又種瓜。
世故備嘗多感慨，天涯行遍莫矜誇。
身歸畝畝機方息，春到郊原事漸加。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二

麥隴菜畦憑杖履，未妨風味在田家。
日向西沉返照東，酒家爐畔想王戎。
壯心空擲車塵裏，好夢銷歸萍聚中。
艷舞不逢青眼客，醉歌應付白頭翁。
高陽舊侶今零落，獨守柴門老敬通。

雲西堂老桂樹歌示楊子寄山

護西堂東老桂樹，擁腫無枝根本固。
兀立空庭歷歲多，吳剛有斧斫不去。
憶予髫髻到琳宮，雲西主人爲大龔。
主人與余重瓜葛，嬉遊每顧小山叢。
秋日婆娑花自好，分來大闕清香早。
抱柯翳葉爛生金，得伴黃芽龍虎繞。
余從書劍走天涯，飄零半百始問家。
可堪故里老成盡。

不獨興悲一桂花大龔玉棺成久閉法屬已傳四五世
寄山羽客稚川徒元風繼暢雲西地今余歸爲農者流
閒向雲西覓舊遊摩挲此樹依砌在劇憐老態明青眸
桂乎桂乎意突兀伯仲蘭梅舊仙骨石房徑深風月多
蓬萊水淺奈爾何

病後遣興三首

巨耐經秋病柴門不刪披裘聊自遣曳履不辭艱塔
影亭亭直溪流岸闊陽和無限好暖合對衰顏
連旬困床褥戶外事如何出見比鄰少相逢問疾多潮
平郵影活風息野光和百折餘生在青山寄嘯歌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扁卷上

三

向緣奔走累每欲老山林今抱綿延病能堅伏處心小
橋流細水高樹落清音不是揚雄宅無人載酒尋

同人過蓮水上人二首

白苧城西路臨津此舊亭紫紆兩水碧襟帶九峰青鐘
韻松間答潮音竹外聽觀空心自遠風俗任郊坰
人烟連丈室閑士結禪棲明鏡無留滓青蓮不染泥樹
當江岸出舟向市橋低坐爲論詩久渾忘日已西

曼花小集聯句詩并序

白浦南頭豸塘西畔育才磊落不乏潘江陸海之流
壑衲連翩並多殊蜜聰琴之侶走也在昔飢驅南北

投贈恒疎祇今偃息鄉隅倡酬有自漱泉品石用集
同人擊鉢拈花弗遺方外爰訂嘉平始序謀分香積
常供會雖一時情足千古衝泥躡屐奚辭昌雨蹒跚

小夜翦燈豈慮歸途昏黑山園初摘脆出青蒿廚甗

方開香浮綠蟻黃梅綻芳舒滿院之金穉筍呈鮮

色映堆盤之玉此何必攢眉而逃白社漫學淵明彼

無妨飲酒而揖高陽敢同惠遠是何名士清言希典

午之風遮莫禪僧綸語破如來之戒騁妍抽秘各賦

五言異曲同工聯成六韻聊將勝事綴以蕪詞

久訂東林約古補今朝冒雨來駕山良朋欣得五咸霑

藝海珠塵樓居詩稿卷上四

野衲亦相陪曉公小摘清霜菜白厓豪傾白墮杯快雪

晚晴涵翠竹古補臘暖放疎梅駕山獨我心先醉咸霑

諸君量未開曠公莫愁紅燭短白厓蓮漏已頻催快雪

臘梅

猶是羅浮夢裏身貯歸金屋不勝春梅檀合體香仍結

蜜蠟成脾色更勻嬾整冰姿依處士滿塗嬌額學宮人

何心五六爭花出破臘凌寒獨笑嘖

送別二韓

春雨春風逼禁烟輕舟牽綠去前川望中多少關情柳

到處逢迎覺汝賢

除夕

艱難籌四代俯仰事無餘
老人昇平世新看時憲書
東臯春意動今夜歲寒除
樓蔭溪堂在閒吟自晏如

老鶴

乘軒不屑意獨立抱幽心
赤璧飛鳴舊青田飲啄深迴
翔風乃下遠舉跡誰等珠樹
夫何慕歸來理素琴

五十生日書懷

荷花香裏記生身閱世茫茫
五十春旣往多非已喪我
只今垂暮豈如人欲親稼穡
隨農父且託邱樊作隱淪
須識東陽持懺悔肯將蒲柳
祝秋晨

藝海珠塵

樓居詩稿卷上

五

初訂蓬累稿成

廿載天涯詠載馳滄江送老
自刪詩濃花嫩蕊驕蓬鬢
細雨輕風引釣絲騷騷氣衰
終伏櫪螻蛄吟促不知時
艱難閱歷前塵盡贖取殘編
結夢思

重九前三日過鄰翁社飲

風日淡邨容秋雲寫落木鄰翁
城市歸作社邀飲福云
值萬寶成菊綻重陽促黃雞
覺頗肥新酒釀初熟補賽
雖慢期敦誠務給足草野陋
盤飧聊以見鄉俗感茲意
諄諄因過效分肉長筵列大
盆坐次無拘束長幼畧推
遜恭敬視余獨雜亂語不倫
謙卑故款曲羣酬廢獻酬

殷勤勸相續酒酣話稼穡辛苦之積蓄在前旱澇侵昨
歲風肆壽今年夏雨稀納場仍薄穀豈敢怨天公適遭
自頰頰所幸際太平豐登冀將復日來天氣清霜遲圃
盈綠好景且此時高歌樂晴燠陪奉寡嘉賓粗味虛口
腹莫嫌簡褻多留歡夜可卜顧余病方起不勝酒力觸
扶醉回柴門殘陽猶在目

秋水

秋水方澄澈涵虛得遠神蕭然能淨客宛在想伊人蘆
荻刁騷岸芙蓉寂寞濱鏡中彫飾去爽氣獨鮮新

同人過曉峯上人二首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上

六

曉公避跡菱蘆室野老幽居古浦東地近豈忘雲鶴侶
緣慳猶阻馬牛風新詩賦就花拈手半偈持來月印空
我似海翁心不雜願同酒客問琳宮
近市離山結小園不愁岑寂不愁喧千竿修竹多臨水
一盞明燈獨閉門精理笑談通白社等身詩卷傲王孫
慚予已向天涯老遲暮初歸訪醉髡

同漢回過大雅堂看菊德言曉公繼至有作次曉

公韻

今日猶存大雅堂大雅爲咸霑尊公社如先生舊顏杖藜攜伴問秋芳
愛看元亮新培菊重在康成舊立鄉香撲襟塵同快受

花欺鬢雪獨難藏諸君吟賞多豪邁不道馮平老更狂
次徹庵初冬邨居韻

此地居難卜惟君境獨安諒非同鹿豕應喜遠風湍溪
靜蘆雙岸窗深竹萬竿交遊峯泖近談笑海天寬客至
憐清况門開中薄寒愛吟留老樹喜釣鑿新灘衰草生
涯似黃金世路難祇嚴兩眉守莫向九疑攢

同曉公徹庵過祖花庵訪白厓上人

倦歸惟愛靜次第訪東林古木團精舍清溪空梵音煙
霞支遁跡筆墨辨才心又得交禪侶從今恣屢尋

徹庵同曉公見過次徹庵韻二首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七

獨倚溪邊杖心閒見遠山路何愁近涉門不礙常關傲
骨窮猶在痴名老未刪東邨尋逸侶談笑每忘還
自知疎懶甚不復爲緣迷地僻人蹤少天寒日色低穉
康能蠟屐惠遠愛幽棲來訪西田老時同度野溪

行經邨舍見有梅花乍開同題三絕

春風搖蕩野人家竹外梅依屋角斜無那冰姿自羞澁
向陽初放幾枝花

遙指茅簷幾點梅引人步履趁香來而今只恐師雄少
誰作羅浮夢裏猜

花朝雨

已過中和節芳菲覺漸饒春風喧昨夜細雨入今朝
縷紅生樹淨蛆綠豔瓢祝花曾有訂昔年在京曾和孔東岩訂一日爲花朝
詩此日慰無聊

過嬾軒暨葉香林奕光喬梓

次第今朝事山中訪隱居閒花隨步履曲澗遶林廬童
子慣看客高人多著書獨將遺世意此地羨樵漁
同社諸公過問足疾次韻奉酬二首

閒裏傷遲暮何堪益病愁相憐來好友未得踏新秋鳥
下舒輕翼雲生豁遠眸一聞歌桂樹頓使憶同遊

窮途常窘步苦足病垂成惶懼煩人問連翩見友情纖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八

絺秋氣薄斜日晚涼生厚意諸公在躡躑藉隱名

曉公招同諸子曼花賞桂

鄭重東林折柬邀可堪脚疾兩途遙籃輿未買難隨伴
秋水纜添可泛船一月笑談緣病減滿懷悒鬱對花消
采菱雪藕供幽賞鷺嶺香芬此日飄曉公將有南屏之行

浦上晚歸又作次徹菴韻

一棹乘風便歸村未覺遙晚林初過雨秋浦已添潮菱
近隨船湧雲低掠鷺飄蕭然忘醉醒微月照詩瓢

秋日過菱蘆邂逅慎上人約過雨花

筍幽來竹院落落正逢君脫畧情如故縱橫論不羣

晴花氣入天爽雁聲聞爲道秋山好期余弄白雲

和荻邨陽字韻

楓葉將紅菊漸黃三秋好景在重陽人間雞犬依桓景
山上茱萸笑長房遁跡忘機成落落側身懷古總茫茫
同心此日堪乘興且向東籬進一觴

和駕山高字韻

前邱登陟不辭勞爽氣晴光滿布袍秫秫千邨舒老邁
芙蓉幾岸寫風騷雲羅豈慕冥鴻遠門第空爲馴馬高
菊酒漫成今日醉何須與世愴焮蒿

小春二日同人遊橫雲山限題爲韻四首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玖

小春爽氣迥如秋曉霧晴開促勝遊廿里風烟隨短棹
百番笑語倚同儔山根遠襯人家小岸脚平銜錦樹稠
直取峯巒最幽處方公祠下好維舟

舟行

爲向西園覓路行豈微處處有遺楹但當澗壑多留憩
甚惜傾頽一繫情野菊蔓厓迎客媚亂楓交徑著衣明
此峯獨占西南勝

橫雲在鳳余諸峯之西南

今古閒雲只自橫

尋西副

鳥道迢迢籀紫氛下方雞犬不相聞荒藤深護癡龍穴
絕頂高攀野鶴羣山閣孤烟沉佛火浦塘匹練引湖雲
老年濟勝雖無具踴躍攀躋興可分

從白龍洞登絕頂

櫂搖背却夕陽還蟬舍魚莊路幾灣烟合邨中鳩鴨亂

風清溪上荻蘆閒
高朋樽酒留長夜
勝集酣歌倚小山
出則行遊歸飲醉
誰言老子不癡頑

晚歸集
飲小山

哭顧梅岑

招魂無計哭同盟
彫謝今偏及老成
問疾每難驅二豎
登仙竟已絕三彭
數弓瓦礫桐棺冷
半圃風霜蕙帳傾
況是春秋傷伯道
几筵誰與薦粢盛

落花和張玉田三首

繁英何處得重看
一片嫣紅滿畫闌
曉起幾經憐艷冶
春深劇爲惜凋殘
魂消南國招無計
香褪東風挹更難
秀色已非初日事
沾泥落水不堪餐

粵海珠塵

樓居詩稿卷上

十

無奈輕盈萬點飄
亂隨飛絮過河橋
夢回臺上掩紅雨
仙去樓中冷玉簫
散盡彩雲空色相
終歸黃土蛻枝條
世間那有長春國
惆悵先催到阿嬌
鳥踏空枝囀好音
那禁花去綠成陰
飛當燕蹴依高下
流向魚吹弄淺深
記拍紅紅能獻色
賦星小小未攜衾
天涯芳草王孫路
車馬春風著處尋

次韻和徹庵郵雪行

驚颺入夜聲
歇絕曉起忽見盈
門雪怪得藜床展
轉間臥寒衾枕如冰
鐵凍雲作勢尚漫漫
烟裏邨光皓增潔
一色凝華縣圃開
菜畦麥隴迷行列
氣堅澤腹水不流

冷逼梅心花欲發農事雖休告歉多供餐難作雲母
鳥雀驅飢不得棲比戶無衣聲哽咽閉門亦有三日窮
作賦誰爲一時傑潘子博學當坎軻此日高吟獨擊節
詩成可賞歡相過徑滑不知屐齒折紙上宛飛六出花
對雪吟詩清入骨共念溪山放棹人久服完冰不求熱
更當取雪試烹茶喜弄名駒看汗血時玉田侍
姬方得子懷人撫
景意復新處處雲林畫堪割撒鹽飛絮不足誇一片空
靈機活潑君不見東郭先生行履穿狂歌自得非云拙
歲暮感憶梅岑

雪中孤觀冷荒郊此日誰爲采澗毛甕牖素無卒歲計
藝海珠塵一樓居詩稿卷上 十一

泉臺豈有祭詩勞世多猿鶴名終假時未龍蛇厄已遭
梅岑歿
當卯歲 怕向青山思往事春風零落舊蓬蒿

春正四日同人集玉田秋葉軒次徹菴韻

風雅張京兆文章漢大夫僑居滄海曲卜宅葺城隈徑
許羊求到門無段薛趨聲名遺俗習詩酒洽清娛約自
新正赴情從舊臘輸尚堪拖雨屐不復戒泥途謝客非
余拒開軒得共俱書籤存物色花木受涵濡寺近疎鐘
徹林深衆鳥呼霏微飄雪霰彷彿坐蓬壺勝絕憐鷗侶
形忘狎釣徒融寒分柏酒入饌借江鱸梅冷香猶澁蟾
纖魄乍蘇華燈高燭暈綺席畫屏紅下榻當投轄飛觴

蕭採珠文星光已動墨客興多殊我豈能詩賦君宜恣
怪迂阮青纔放眼王白久成鬚雄辨中誠服狂吟調不
孤今宵多樂事却費步兵廚

次韻答桐邨見寄

老病龍鍾道路難鶯花兩地阻清歡椒盤柏酒情如昨
桐帽櫻鞵興未闌谷水風烟憑一葦輞川圖畫寄雙丸
詩筒忽到菰蘆畔君愛交遊憶念寬

曉公留橫雲未歸雨中次韻

曉望雲峯雨外明遙知支遁愛山情浮杯不擾秋灘鶯
伐木難尋舊樹鶯隔歲園林留夙夢一時陵谷有新聲
藝海珠塵

丹楓獨護千年壁未許蘇髯攘賦名

九峯草堂

前輩諸公
乾一建

神甕中峙九峯分堂枕烟霞致不羣一代衣冠規隱逸
千秋風韻挹機雲齊檐竹甍虛廊色接砌苔侵素壁文
詩酒消亡賓客盡仙翁遺跡共斜曛

卽目感懷

為陳東阜
寄觀之所

九重泉路信漫漫雲白山青不忍看憶爾心傷經歲久
向人語及帶風酸兩年薄宦留空橐廿載陰房閉冷棺
生死論交餘范式獨將老淚灑春寒

集冬青別館得談字

無端情緒似縷蠶儘有奇文取次探不放黃花成獨笑
更將絲蟻助深談墨痕興逸流文斐雲影秋輕洗蔚藍
跋扈風騷公等在余今老矣任江潭

秋柳四首次漁洋山人韻

誰向葦臺覓斷魂風流曾映舊朱門碧烟消却心無火
珠露垂來淚有痕點點樓烏明晚照依依離夢冷孤邨
含情是處逢搖落張緒王恭莫再論
滿眼丹青愛著霜獨看鱗頰倚橫塘舞餘腰態空裙袂
掃盡眉痕掩鏡箱遙與芙蓉吟楚澤難同蛺蝶畫滕王
無端種得牽情樹還似當年履道坊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上

三

東風搓線織金衣昔日絲絲意盡非少婦樓頭猶彷彿
先生宅畔想依稀葉迷倦眼從蟬咽萍憶前身悔絮飛
拂馬藏鴉綠底在長條欲挽已多違

怯影逢人劇可憐王孫草草共寒烟低垂灞水吟蕭瑟
飄瞥隋隄望渺綿別調祇餘羌笛恨風情徒老小蠻年
寄言流涕金城客莫問天涯落木邊

快雪自題夢雨軒見示次韻和之

幽軒獨向小田開幾載閉居重別才今舊關心類夢雨
清寒有骨更栽梅但延北嶺千重翠不受西風半點埃
只恐襄王真欲妬十分香豔此中來

快雪過檢香山詩有迷次韻

醉吟深意後人師，跌蕩應非老嫗知。不幸衰殘當萬壽，

香山序稱劉夢得詩豪少敢當者，却勝傾倒對明之

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香山愛義山詩云：我死為

明之為香。死為白老情先合。爾子足矣。後義山生子名

山酒友。白書付崑郎計未遲。香山命姪為詩一料得閉門齋志

老書付崑郎計未遲。香山命姪為詩一料得閉門齋志

在汗青他日有交期。原詩書付兩家。新子

弟此中何限是前期。分擬松圓惜別

山窗燈火幾年同，飄忽無端逐斷蓬。往事鹿盧翻上下，

離情風馬自西東。祇愁把酒看楊柳，但問加餐託雁鴻。

不是陽關成疊曲，老懷雙泪滴花紅。

鳳凰山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古

嵐翠東雲合，何年隱德輝。却緣羅網密，不必事雄飛。

快雪過一樓論詩次韻

相過還許我言詩，風雨蕭齋恰正宜。擊節未殊歌老驥，

移情何事鬢衰絲。三春吟破鶯花夢，一卷心同海岳期。

深淺眉痕應共得，但教嗤點不隨時。

初過芥舟 限體

竹邊新徑曲，通幽階綠簾。青恰受秋何處，切堂能著此。

不妨偏認芥為舟。

棟陰深處一孤篷，讀月吟風興不窮。肯向此中生白髮，

解船舟中白髮
莫教人獨笑張融

菱蘆室偶飲

溪上秋應好言過
問道林間情一蕭
爽良會若招尋
聞詠清盈室坐花
香滿襟不嫌相
就飲同此惜芳
心

萼菊摘用淵明詩韻

移舟泛秋江湖
邨藹在目顧惟
隱避流子中自
餐菊緬彼芳徑
間采采未殘馥
東籬復何所緣
溪路應熟

秋老枝葉寒刻
苦抱晚節金風
翻其華爽氣得
相徹兩露飽所
經歎傲成獨絕
所以柴桑邨孤
松與爲列時眸
注柔曼頗易霜
下傑仙骨遭損
多和丹有要訣
欲攜佳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五

友俱翛然忘歲月

歲晏追推移難辭
塵俗喧管弦悅
綺席蕭寂意自
偏泥塗挈貞秀
珍重歸秋山蘭
橈白沙遠恰與
游雲還有如桃李
下成蹊不在言

絲殖紛落實黃
花獨舍英孤根
耐後時庶見恬
淡情不真物色
百榭徒自傾白
雁忘泥爪秋來
漫飛鳴相看祇
相笑千載共此生

快雪過一樓居
索書坡公茶詩
用清虛堂韻成長

句卽次酬和

從來法書矜錐
沙誰當北面居
曹衙行間筋骨
各自具

陟釐宛宛明松花綠天庵前池水黑能者不易名其家
區區塗抹復何有落紙無緒如老鴉那知野鴛亦蒙愛
驅使不律書詞葩髯仙詩筆兩絕妙依稀體製煩羅爬
才人風味固同癖一卷搜盡薑鹽茶江東帳下有兒輩
便教狂眎成三搯樓庭清晝敞虛白漠然相笑何咨嗟
刺藤天闕不復顧學啜茶茗消流霞

留我浦玉田宿

小堂疎雨壓梅風肯放清江返客蓬老去笑談應更切
年來酬對幾回同篇章獨領今詩伯田舍終成舊阿翁
猶有蒲觴供逸興墨花看映燭花紅

藝海珠塵

櫻居詩稿卷上

六

和快雪晨起雪中見示之作次韻

布衾頗覺夜來輕曉起清寒暎雪生屋角疎梅纔有色
樓頭碎玉已無聲剡溪却入移舟興梁苑空懷作賦情
只是與君堅臥久白頭往恨欲教平

次韻對新柳有感

誰識燕臺詩句好一行楊柳正含情可憐烟態堪吟對
不覺風流太瘦生

次韻春陰

一片空濛養霧香游絲抱樹怨春陽雨鳩晴燕渾無賴
黯淡芳華兩自傷

次韻題黃牡丹詩後

彷彿承平一萼黃，玉鈎簾捲恨偏長。
金刀翦處留新影，腸斷春風綠髻郎。

訪南屏道人次快雪韻

門無媒徑少駢闐，恰稱優游性裏天。
已信在家能入道，肯教伏櫪更隨鞭。
梅花自證多生案，柿葉誰供數屋箋。
老去只餘閒主客，相看莫問舊鳶肩。

和雪後過旁老故居

故人通夢正依稀，經戶從教翠令威。
卧柳斷橋烟自冷，短情殘草燕空飛。
可憐白髮頻思舊，不道清吟更觸機。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七

和上巳日壘前韻

祇是深邨客到稀，一番節物散清威。
渡頭雨歇輕舟在，谷日春晴野雉飛。
逸少蘭亭空故事，廣微曲水漸閒機。
佳辰正恐難忘世，不分芳情願振衣。

題老媪圖爲哇秀作三首

誰矜修嫵擅蛾眉，遲暮相看倚杖時。
若道遠山常不改，自教競起奪臙脂。

絕代佳人空谷邊，低回舊夢落花前。
可憐車馬閒閒去，一夜風霜木堦禪。

西抹東塗歲漸深也知黃藥困來心畫中省識雞皮面
桑海因循得至今

次韻午日

古色柴門晝幾暹天吳如馬踐園葵亦知泌水清風在
瀟茗莢香讀楚詞

與玉田南軒話舊

共感浮雲迹相逢未易齊何緣隨蠟屐一笑度花畦竹
外驚鄰犬桑顛唱午雞還將風雨意長嘯谷陽西

贈竹用前韻

秋葉軒
前圃中

此君立圃中青翠幾竿同裊裊爭含韻娟娟恰受風泥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六

人看不厭引鳳意無窮知爾凌寒節飄零笑碧桐

和后澗晚歸小山坐月與樓

歸山境已寂坐石月滿林奈何苦寒色同此明迴心掩
留秋芳樹聊復成清陰

問后澗病四首

吾子高寒士秋還病折磨饕餮常不給藥滄更如何且

拭牛衣淚聊爲白石歌何人能裹飯風雨到岩阿

柴桑仁里戶猶得詠飢驅爾自甘寒餓人翻笑拙迂不

忘溝壑在祇覺性情殊有道維摩詰觀空更底虞

揮毫還力疾匪勉報知交

后澗病中爲余
敘達累舊痛

致語能通隔

題詞惜繫匏但存撐腹卷應有蓋頭茅誰是肱三折奇
方手自抄

爲農資八口辛苦望時和君病真無奈吾衰幸似多稍
分儲盎粟莫儻貸監河已作漳濱客風流卧薜蘿

哭二韓二首時以東粵歸卒于廣信道中小春之
九日旅櫬至始得聞信

辛苦成何濟妻孥望眼穿那知書信斷竟作夢魂傳骨
裏崇山癘囊空遠客錢致貧因致死知爾恨重泉
去歲秋風裹淒涼抱疾行祇緣家累迫徒有客懷盈筋
力雖強健風霜實飽更漂零魂魄苦楚些孰爲情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亥

丙申小春曉公有西冷之行招余偕往維時后澗
以病未與客航恰受兩人行李數程往還十日
屐不出雲林淨寺之間感已深越角吳根而外
偶焉搖膝爰記遊蹤但諸子于是行各有贈言
匆匆概不及答茲特錄寄前詩并賦五言短律
爲引庶幾少存酬和云爾

偶隨飛錫去重與泛西冷老鬣惟羞白寒山不改青屐
深南北寺吟徧短長亭賸取閒題句慚教靜者聽

我浦南樓坐月

一刻千金夜荒邨草草過登樓情自好看月興逾多隱

樹遙分徑春冰晚渡河應憐歸去急老態欲消磨

時子先歸

晚晴

催詩憐小雨對酒愛平川稍斂春陰色仍留晚霽天香
分居土室花傍孝廉船問子歸能緩吾判共醉眠

西水納涼次韻

炙日尋禪舍臨窗解葛衣松將清蔭席鷗欲靜忘機枕
簾風偏入菰蒲水四圍自來茅屋趣只有此郊扉

過寶蓮堂訪靈峯禪師

一見靈公揮塵後碧雲明月幾流連愛遊山澤尋支遁
善製詩篇擬皎然蠟屐不妨登丈室袈裟可許共湖船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二

華亭繡水風烟促穩向天寧得勝緣

送曉公之梵受主席二首

山中泉水自來清沾灑還須徧福城竹杖芒屨持偈發
汀蘭岸芷寫秋行但能明月澄心地定少浮雲礙眼睛
最是草堂幽侶在風流老待得歸成

名藍應卽勝西枝顯晦從教任所之盞裏香仍分客鉢
室中水自怕人窺湖山鄉夢禽覺風雨吟心雪被知
倘問郵籤煩致語助茶早負菊花期

甲午春正解后初晴于棲麓軒中已閱五年矣每
挹清製竟阻晤言率爾有寄

挹君鄭重畫詩書，嬾惰空懷履道居。
西社東壇盛名徧，春鷗秋蟀五年餘。
司空座上親揮麈，內史邨邊老荷鋤。
歲晚棲遲苦追憶，未嫌造次託雙魚。

曉公過西溪疊元日寄懷韻

浮雲江上未曾消，幾點飛花帶雨飄。
白鷺烟光春漠漠，綠楊帆影畫迢迢。
何須野雪偏乘興，却繫扁舟豈待招。
百里湖山今半載，誰云相見路非遙。

同曉公過范益亭

市囂漸遠接秋溼，綠水名園隱戶庭。
執拂漫隨杯渡客，問奇重叩草元亭。
兩年心識應無拒，片刻談言得未經。

藝海珠塵

樓居詩稿卷上

五

麈甌史雲能意氣，看余白首眼偏青。

晴川自石門回舟果過爽溪旅寓相晤

上巳日

知君石門返，遇我爽溪隈。
雖有前時約，終爲枉道來。
風當上已好，花旋牡丹開。
倘共尋幽駐，新詩日可裁。

靈公招同益亭靜菴飲牡丹下用澹泞堂看菊韻
不來清可地，誰復對花間。
妙色迎吟屐，芳風拂醉顏。
得依香國裏，共坐錦幃間。
祇覺衰殘質，惟教委頓還。

過碧光寺

橋李城南泛小航，優曇花境靜年芳。
藜藿遠樹圍青霽，片片明湖漾碧光。
愛僻寺連桑柘徑，尋幽客到水雲鄉。

誰人更問鴛鴦跡千頃烟波正渺茫寺在鴛鴦河畔中有夢濱橋其東曰鴛河西曰鴛河寺僧開悟言之

南軒分咏石首

海上冰鮮至黃金色未渝只言鱗甲好那識枕丁殊頓
思風味新新續筍廚肯將骨鯁化消息問冠冕石首冠冕首石終存不變

聯句和苧原角黍

箸裏長腰米古蒲絃歌風雨時后澗招魂空古道古蒲

蓋智豈時宜后澗好並荷炊鼎后澗尔勞綵作絲古蒲

自教成節物后澗且復療朝飢古蒲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上

三

過西奈塔院

山寺頭吟宿今來竟若何古堂人影絕細路棘叢多廢
棄憑誰問躋攀且自過雙青遺跡在為爾更摩挲

送后澗寓芟蘆二首

向時蠟屐頻遊處此日禪房假寓初祇有穉男為眷屬
便教輕槩載圖書夢中十載家緣盡石上三生道氣餘
攜手入林還一笑真成高枕乃吾廬

歲晚維摩病已疎從今宴坐得如茶烟颺冷歸禪榻
花木通幽駐小車客到周旋忘鳳字夢來蹤跡在鴻書
謂曉公相招將欲至禾中南詢鴛水棲桑下取次芟蘆是故居 終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虞 夏 琳 崑英核

一櫻居詩稿

馮 祝篋

卷下

雨夜有懷后澗

寒雨關心點滴殷詩襟
忍感歲闌分十年溪夢同
明月幾日齋鐘隔凍雲
起舞祇教愁越石
高眠應自瘦休文
妙香燈影沉沉裏
落葉鳴窗入靜聞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下

一

送范益亭之黃巖諭

聞說台州路山行雜水行
一官辭故里幾日赴嚴程
衣繞嵐光濕舟連海色晴
到時春正好桃李徧巖城
誰惜萊蕪甌能資司業錢
官寒門有雪客到座無瓊
安定規猶在文翁化必傳
烏飛應不遠爲問講堂鱣

曉公邀余偕之崇沙我浦以詩相送次韻答之

茫茫絕境欲安之却愧君來話
暫離但問木杯浮渡遠
莫驚皂帽旅行遲
春潮浪暖鷗應曉
霧陰多樹不知
海外有天惟水氣
祇教魂夢得相隨

次韻和培齋春曉

迢遞晨光萬木東一聲喚起曉玲瓏濕紅猶重娟娟露
煖翠旋和淡淡風霧裏看山懷隱豹雲中寄跡羨歸鴻
却憐此際清吟者浣手花間思不同

疊韻又和雪虹

三五春星苑在東曉光簾外逗玲瓏桃凝宿雨如啼眼
柳卧朝烟未脫風林葉茂來喧衆鳥雪泥消盡去孤鴻
那知更有尋芳侶爭向花晨點筆同

竹上人留食蓴羹

何意來千里蓴絲不待求香應隨或化滑恐到匙流偏
稱伊蒲好憑教上頓休老饕風味在空忝已公留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二

次韻晚興

水色自明樓樓光晚更幽極天惟去鳥別浦有歸舟烟
起邨將暝風來座欲秋相看幸無事那用羨閒鷗

雙溪競渡

銀塘雨歇岸明苔擊鼓中流競渡來奮迅欲爭標采處
攪拏如沒浪花堆吳兒蘭槳矜黃帽越女榴妝豔露臺
點綴太平行樂事沉淵往跡莫空哀

寄大爲上人卽用舊贈曉公元韻

風流物外得心知清畫才名又一時莫便塵中忘遠客
已教霞上枉新詩茶瓜幽事堪期待花木禪房有夢思

早晚扁舟乘興好水南雲北更從師

同我浦過靈山次韻與問山上人

偶思閒憩得攀林小語惺忪合賞音宴坐已殊河朔會
移情真擬海山琴茶瓜留客兼盤淨松竹祛炎接檻陰
世外近遊多寂寞却教此日滌塵心

寄題桐邨新樓落成

樓成縹緲絕塵氛燕雀高飛賀有羣九點標峯收遠翠
千家帶郭倚朝曛神仙居自三層畫湖海豪從百尺分
君向窗間移太華依稀西北盪浮雲

題靜聞以下四世像聞公卽澹泞始祖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三

卓哉四師從聞公始遞及曾孫作述相繼愾乎如見晉
時風味或挺麈尾或把如意或輪數珠或執竹筥意各
有存業亦相濟父子家人一堂四世笑貌音容太和元
氣肯構肯堂枝柱利慧卽澹泞
堂房名本本原原永垂勿替

元宵後一日我浦招集南軒因雨不赴五疊前韻
却寄

時過元宵未解陰冥濛花霧晝深深懸知話雨筵仍啟
無那衝泥屐不禁詩細漫教憐晚節情孤偏動惜春心
誰家愛客能寬酒取次風光一笑尋

同我浦再訪夔邨賞後圃老梅疊前韻

爲訪山翁再討春梅花獨勝在凌邨爭看玉雪繇鄰園

兼過鄰園觀梅祇愛虬龍次水門隔岸借鐘交逸韻水北梵庵甚幽

牆邊竹孕冰痕羨君坐卧芳華畔清夢幽香仔細論

途過玉田便至芥舟

一笑存傾蓋同攜叩掩扉年來艱苦甚老去往還稀風
雨情猶戀鶯花事已非幽期須更想衰謝莫相違

疇昔同舟興飛揚得共依風懷今未減未俗竟安歸夜
月窺開夢春流激斷磯極知吟屐徧尚肯問郊扉

商田倡和集錄成寄后澗

畎畝棲遲十五年素心晨夕最堪憐奇文共賞南村宅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四

對酒忘瘖北渚天瓢笠遊方依繡水鶯花點筆記商田
欲憑詩卷期千古老去風光藉爾傳

爲陸蘭峯題黃鶴樓圖二首

曾爲楚客問芳洲江上危磯日夜浮落盡梅花春已去
不知玉遂在樓頭

一拳槌倒幾時休又向圖中作卧遊欲采芙蓉亂風雨
爲君添話楚江秋

淺邨以香櫞見惠疊前韻

山園採摘踏幽蹊嘉實應同碩果題磊落霜皮香色正
筠籠珍重得分攜

次韻和菱邨歲寒雙詠

臘梅

宮額明妝夜不殘
鴉兒酒釀共盤桓
酒香花氣融詩思
相狎微吟入歲寒

天竹

火齊垂紅映荔牆
天寒翠袖倚風光
此君直是天成實
訝許勻圓引鳳凰

和借山白蘋花詩

蘋花去雕飾素豔
出天竺未必輸禪友
梔子花謂禪友
還宜配水仙朝蹇晴散馥
夕攬翠浮烟白
暫風流在非同
咒鉢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五

蓮

復翁同舟送余歸溪

一棹淒迷載雨香
溯流西去亂斜陽
烟光帶溼沉遙岫
雲氣將昏壓小堂

穀日菱邨招飲同谿叟鏡渟我浦

開歲連朝不作陰
嘉時良會愜招尋
酒無限量先心醉
花未全開待客吟

主人有縱酒但期無限量看花須及未全開之句

輪囷薦銀

嘗索項琅玕持翠
答知音座中徵問
郵簡事謝勸都忘
話未禁

上元前一日復翁招同我浦履菴泊白匡澹園集

釣月疊元日見過韻

朝烟消盡又晴暉
蔬笋招邀詎忍違
陶令不辭浮臘味
杜陵何用典春衣
香風旋入梅花綻
絲鬢爭同白雪飛
醉舞狂吟干物外
也知蓮社自無機

時維薄暮晚吾拏舟至舍有見贈一什并以舊稿示予索題匆匆別去燈下得詩次早奉寄

甚欲存雞黍偏教失對床
溪舟迴獨夜池草夢西堂
濟

世兼文采方山承當事之指經理爲農遇歲傷追隨鴻

鴈影慚愧不成行

詠金鶴翎菊限香字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六

松頂爲巢海鶴翔
松花新染鶴翎香
光含鎖子將軍甲
影入鵝兒處
士觴土色共論三
正好檀心獨戀九秋長
卓然霜下原稱傑
欲爲顏斶乞制方

鏡亭以庭梅乍開作詩寄示次韻

巡檐蕭瑟稱衰殘
冷蕊疎枝何處看
高士有花成玉豔
清詩如雪帶香寒
若爲折贈春難問
便得攜吟墨未乾
夢向羅浮筭酒肆
幾時取醉一憑闌

鄂方伯奏減蘇松賦額四十五萬兩頌

皇帝踐祚化協唐
虞臣鄰密勿風企
都俞治益求治勵
精以圖綱繆補救
仁惠覃敷顧茲澤
國爲財賦區稅額

偏重獨松與蘇爰稽禹貢厥土惟塗厥田下下江河其
儲有宋制賦尚薄于儲元時括勘倍屣以殊明仇負固
稅視私租繼雖酌減難甦鮒魚洎乎晚季更竭徵輸民
稠勤業不就疎蕪國家肇造無藝悉除按圖因革未究
根株 仁皇巡狩軫念民痛洊多捐貸困猶未舒 龍
飛九五嗣祚之初彌縫繼述波濤有餘東南引領庶其
及乎待澤兩載漸次規模謂方伯任卽內司徒畀之封
疆特許陳謨承宣分陝福星涖吳保釐伊始忍峻追呼
求民之瘼撫籍嗟吁密章入告三奏天樞以剴切故

聖心躊躕親藩慨議積重難拘 綸音遂沛闔澤須臾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七

省五十萬以安向隅粟紅貫朽豈惜錙銖四百年來無
此歡愉如大寒後忽煦陽烏如顛飢僅得大有書恩膏
普被浹髓滄虜匍匐拜手功誰歸與倘非補廩何由簡
孚敢忘曲突僅德焦顛郇伯膏雨不啻隨車山甫清風
載披穆如明良此日歌滿康衢山永水長九峯五湖金
湯鞏固帶礪勿渝請看兩郡化日華胥太平萬載願託
菰蘆茲逢其盛矢此吳歎

寄張太史有懷

可愛風流繞殿姿故應清切歷賓師綸扉撤燭才歸夜
畫省添香待直時毛義祗深將母念王陽殊有故人思

誰明老衍扃門久西笑長安道我遲

中元日入藩署晤同事諸君

南樓明月北窗風潦倒情懷總未同翠葢舟中歌自好
楚如堂上色誰工老無賴處猶彈鋏調適諧時乃爨桐
最是相逢樂心素白雲日暮共江東

中秋後一日佟方伯招同諸君西泠泛舟

秋光如許愛幽尋恰泛蘭舟散客襟小隊不驚鷗鷺性
清尊誰趁管弦心水飄荷氣餘殘粉雲送天香弄薄陰
在眼西泠似相識十年添得鬢霜深

述母德詩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八

我母本高裔怙恃幼俱失託撫太姨張提攜如所出賦
質固聰明內則等慣習鍼黹與釀醢循謹不自佚甫笄
歸先人井臼苦操執恨無舅姑事涼涼但琴瑟誕育弟
妹多不遑寧食息婢僕鮮分任中饋肩獨力辛苦及中
年先人忽遘疾百計不得愈鏡鸞慘分翼同穴心所甘
何忍衆哇泣勉作未亡人支撐日不給兒時未成童謀
生廢文墨冀保清白聲負米越鄉國不成兒不孝爲養
常并日豈知兒罪深弟妹兩不實斃斃已在疚子舍又
空室一孫僅三齡更累移燥濕欲報劬勞恩命途偏否
塞彈鋏歌無家本期甘旨集艱難涉險阻歸來仍壁立

因之安却埽廿載分力穡懷土計已微逢年復難必九
耕虛三蓄憔悴倚簞笠幸有故人厚念我久困抑吹噓
溝中斷館穀佐起色菽水歲月長健飢寡啾啾違侍只
兩句溘逝永離膝意外遭此變風木嗟何及兒罪誠通
天椎心銜罔極見星返倚廬成踊哭續惻不克視彌留
含殮得訊悉母夙暇西方齋心禮繡佛故無床褥困應
期知病革釋言吉祥逝令終合詩什五福富未臻壽乃
八十七追維父故時顛沛勢難卒賴母十指勤通功濟
窮阨有兒事遠遊嚙指痛莫卽究無蒙中裝徒然缺子
職茹荼五十年奈未符旌律尚方頒帛來煌煌榮服飾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下

玖

兒未申顯揚曾元或追秩賢節庶可徵聊爲述母德

清江移館于少城東備有池亭幽趣余以汗孫隨
館過而樂之爲作長句兼示超倫淑章二子

藤梢橘刺隱池亭魚躍禽飛適性靈不道城隅餘曲室
便移几席聚文星女牆粉帶修廊白畧徇陰通一徑青
雜誦有孫隨負笈小車尋到愛幽停

過釣臺

託跡綸竿事不同先生矯矯獨高風客星自老空山裏
狂態猶存湍瀨中雲過祠堂明翠壁潮生霧雨溼青楓
那知千載孤舟客一夜西臺哭魯公

魯公出謝參軍
西臺慟哭記

遊柏山寺

黃雲影裏到秋山，指點亭臺喜共攀。
一勺清泉流柏液，千章古木擁禪關。
栽田博飯僧元朴，說餅分香客未頑。
是日僧留食餅便趁樵蘇歸也。得小舟已待白沙灣。

雲塘晚步同湘臯巢雲

聯步尋幽處，雲塘細路偏。
空山無識者，野水自涓然。
原隰千家望，松杉幾隔連。
有亭堪眺聽，徙倚夕陽前。
上有翼然亭

雷亭以扇墨見寄却謝

空懷一棹向山陰，雪裏翻多遠贈心。
已訝五雲開素箬，藝海珠塵

一瘦居詩稿卷下

十

更矜雙墨比烏金，奉揚豹采江東去。
竊近龍香硯北深，頭白風寒得塵念。
愧無青玉案，詠吟

瀧中望釣臺

瀧中昨夜雨，篷底曉來寒。
不惜征衫薄，還爲倚棹看山。
山鳴落澗岸，岸囓迴湍。
獨對高風下，臨衰負釣竿。

閩上已

羣鶯啼徧九峯南，上已風光月再三。
酒社荒還尋曲水，詩腸冷却賸雙柑。
草生入夢春無幾，花到將離贈不堪。
憐取芳時懷客路，青山界碧水拖藍。

夜泊露筋祠二斷句

一片湖陰結暮雲空隄祠廟記貞芬聚蚊聲裏停舟處
客夢頻回信露筋

往跡何煩論是非居然像設五銖衣靈旗不捲殘烟霧
猶伴河干白鳥飛

送程啟生歸金陵

白門秋正好歸及放黃花近局雞堪設鄰家酒易賒腰
無五斗折囊有百篇誇老我猶蓬累蒼茫憶釣槎
幕下收才子文雄辟世儒短轅存抱負長揖謝牽拘忽
漫從交手偏驚是別途風流沾臆處雲樹望能無

題嚴殿衡十琴草堂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十一

嚴子手葺古琴十張各有題識遂名其堂程子

倡題二律次韻和之

一一龍池貯古春凡緣洗盡總懷新自安瑤軫還清角
誰向檀槽愛鬱輪冰玉迴排花圃友海山爭會草堂神
文窗鵲尾相於處長和香風識主人

碧海新圖暎遠岑山響徹意惜瀑泉柱底塵根絕
百衲紋中麤跡深長伴幽人成獨往多逢逸士寄清吟
冰絃七十從君據四壁超然結大音

小春四日出都

浪遊兩載出都門歸去仍愁席未溫迴駕北山移載勒

送君南浦泪添痕，眞雲萬里驚衰髯。
楚水三經斷旅魂，總爲飢驅老無賴。
灞陵心事敢重論。

小除夕泊四合山

長路隨舟楫悠悠，四合山遠烟江浦。
淨夕照茂樓閒節物，非殊俗風光亦解顏。
客情賴天慰臘暖似春還。

元日

舟中草草過除夜，江上茫茫追歲朝。
爆竹聲連大通市，帆檣影泛秣陵潮。
生涯老去思芳草，消息春來悵柳條。
且拂蒯緱殘客具，風烟萬里共飄颻。

小孤山二首

錄一首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十一

矗立江心石一拳，何人悞作小姑傳。
自無雲雨行朝暮，儘有波濤閱歲年。
山淺未堪藏霧豹，天空一任落風鳶。
清清獨得悠然致，絕似漁翁老一川。

抵師陽署贈陸雲陂

鳥道盤迴幾涉旬，蠻烟深處尚餘春。
花間石徑分城郭，竹裏琴堂合主賓。
湖海氣歸樓百尺，文章陣掃筆千人。
亦知獨抱滇南勝，萬里相看意轉親。

周太守以和陸茶溪韻詩見示卽次爲酬

頽年心境未安恬，萬里看山側帽簷。
脈望冀仙殘更蝕，管城耐老秃猶拈。
蟻浮拍處添黃軛，蜨化遽然擾黑甜。

何似使君耽吏隱冷吟閒醉致能兼

涵清軒賞桂

不知金粟地早發小山芳
冷露無聲濕秋風自在香
子從雲外得根寄月中
長賸有淮南賦淹留意未忘

次韻鄂少保百色舟中示僚屬詩

臘破巡行日陽回有脚春
望光翹粵首食德徧蠻旌
轉江山麗村迎父老親
至尊抒眷顧端此藉天人

雲濤寺

螳螂江上好風烟勝絕雲濤此
梵天半壁嵌空皆乳竇
一泓涵碧有溫泉碧玉泉較
龜山尤勝人從竹徑行如畫
客向薰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下

三

窗望卽仙惟有潺湲聲激切
翻緣靜裏擾清眠是夜宿
寺中

賦得獨秀宵燈

制府課
士類

獨秀峯在桂林城內真院之後
旁無培塿坡陀聳然
特起如浮屠登其顛俯欄院中
纖悉畢見時假爲制
府行館上元前後許于峯之上下
滿張燈彩院內亦然
諸僚屬設燕觀賞此粵中
罕見之盛事也

獨秀峯高壓暮烟六齋齊駕繞
諸天長春國傍星軺起
不夜城瞻斗極懸藻火爭輝
排繡闥燭龍銜耀照華筵
已將 聖澤開生面百粵風光
拱萬年

上鄂制府三首

萬里追從竊濫爭那堪老馬更爲駒平原意豈輕毛遂
商隱心終感令狐沛澤久深無瘴海神威遠越不毛瀘
指揮定處生苗格草昧兵農信已孚

雪鬢書生廟末行頻聞天語下褒揚越裳白雉新頌化

華岫鶉雲首發祥文武三邊持節重公孤獨坐寫謀長

轉雲貴廣西三省特加少保進賢爲國誠求切小大從公夾袋光

願長無不俞允稱任

前身證果是金仙制行渾同法律禪明鏡有臺心獨照

菩提無樹相俱圓業敷中外千秋鑑道化西南半壁天

早晚功成宏願滿還從帶礪示真詮

藝海珠塵

樓居詩稿卷下

古

次和鄂制府紅優曇花

宛對瞿曇座拈來見夙因蘊空仍有色示現豈無神品
淨心方潔香凝妙絕塵塗脂非慶喜須識鬘華身

烏龍潭修祀集

又過烏龍寺裏來風光已到雜花開探幽索共遨頭駐
惱客還禁婪尾催不昧精誠通揭諦相將文物引春臺
依依桑柘猶扶醉日夕何妨倒載回

竹醉日學仙遊戎來

回軒能整暇勝日喜重過講射薰風淨鐘詩好雨多官
中分祭肉野外送秧歌萬竹猶露醉君堪獨醒何

乍從折柳後不覺浴蘭過獨寐情偏遠相看興倍多遲
回靜者意倉卒醉時歌不共山窗月其如良會何

南安署中別羽宸采若

遠枝何意聚他鄉風雨南樓共對牀今日勸酬明日別
只憑春草夢西堂

萬里遨遊羨壯年老思鱸膾著先鞭殷勤自有前期在
莫負歸乘雪滿船

留別夏東注使君周樂亭太守

衰年猶復事輪蹄三載交情慰旅棲豈有盟言在車笠
漫叨忘分合雲泥秋來鱸膾思偏切歌到驪駒意却迷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十五

歸卧海濱懷遠宦轉教此際重分攜

詞人遊近華浦

羣山歷歷繞芳洲柳外波光一片秋是處樓臺皆近渚
誰家簫鼓在中流幾年遠客驚虛度此日良朋引勝遊
好景若能攜得去拚將衰鬢更盟鷗

馬龍九日

馬龍客路合重陽迢遞歸程尚望鄉萸菊三年驚鬢老
桑榆萬里幸身強登山底處從桓景縮地何能問長房
惟有奮飛心迫促一時險阻避無方

犀牛潭瀑布

潭伏犀牛吼水來平空截出下岩隈玉龍帶沫翻銀漢
素雨飛濤起蟄雷響入亂山盤結冷流趨眾壑激湍哀
天台廬阜知何似卽此爭奇耳目開

武陵夜月

月出淨如拭今宵得此晴渚烟連水白漁火近灘明雞
犬虛秦洞雲帆渺楚程得歸行漸好鳥鵲且休驚

中秋日同我浦履庵啟明過貝多精舍

行脚歸尋故里秋閒聞舊侶得相求名藍久隔懸清夢
野經初涼稱雅遊採芰漿浮溪葉亂烹茶響和竹風幽
不愁筋力扶筇晚佛日須貪一再留

藝海珠塵

一櫻居詩稿卷下

六

振韶在顧邨居并攜和詩見示疊韻奉酬

才拙無能展一籌幾年幕府信伊優歸尋石戶棲安道
興入溪船到子猷谷水秋田看雨足濠梁畫檻羨魚遊
何當禮數光衰白江漢從來引細流

農圃安時見不生西疇還課子孫畊康衢歌託青雲客
郢曲聲披白苧城雨笠烟簑難把臂高山流水自移情
却慚野外淹裙屐簡畧無煩欲絮羹

並蒂蓮

異種堪矜並蒂傳前身共命化嘉蓮佩遺江漢思仙偶
名刻茗華記儷緣韻惹同心爭自喻穠纖合體鎮交妍

紅蕖淥水多輝映別有風流羨比肩

和唐堂落葉

氣蕭園林綠旋雕江邊一路影飄蕭戒寒青女情何刻
撫樹桓郎泪未消涼月明時堪縱目西風緊處只鳴條
天涯尚有將歸者臨水登山送次寥

詞水人日酬我浦見寄

連日多陰此日晴題詩還寄到柴荆梅含臘蕊心猶結
柳洩春姿眼未明寂寂草堂非舊事蕭蕭蓬鬢任餘生
東西南北空相憶祇幸衰殘際太平

上元後一日旻齋招同鈍夫諸公雨集敏慎堂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十七

扶筇遠步不辭難巷陌春燈節未殘白髮親知矜燕賞
清樽主客罄交歡梅花暈碧寒猶勒樺燭燃紅夜欲闌
最是欄前飛好雨催詩更覺雅懷寬

和送春

臨水登山倍黯然飄零無那自年年東京舊夢迷紅雨
南浦新愁繞綠烟物理細推須共樂老懷爭盡却相憐
不堪獨向郊原路水木輕明又一天

京山新闢書軒成再疊前韻

久知衡宇結香茅新拓書軒引翠郊臨水向開溪一曲
護籬今種竹千梢門前鼓吹徵蛙部庭際松鱗待鶴巢

城市山林兼得致不忻人譽不憎嘲

同戴鈍夫諸人曼華賞桂得香字

多年幽賞未能忘老去還尋世外芳得傍前塵金粟影
猶聞此際木犀香不韜艷語爭山谷無隱婆心憶晦堂
今日清樽相伴好獨攀偃蹇惜流光

晚劉鍊師

花溪西畔認丹邱廿載招尋樂燕遊豈意令威終化鶴
難教尹喜見乘牛烟霞乍散空庭暮花木旋驚老圃秋
衰邁不堪人境寂茫茫惟對夕陽愁

環溪八景詩

在新安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十六

一水環清

泉水本至清出山流作帶溪亭環綠間悠然見塵外

六峯拱秀

黃山多仙峯左股割其六秀色近可餐晨夕寄游目

馬跡玉泉

相傳爲羅隱馬跡水甚白烹茶無色

詩人垂千秋于此託馬跡栖栖非仙流泉自爭玉白

雙松連理

駢柯訝奇松雙根列厓表摩頂枝相糾青青合蘿鳥

南山天馬

迴巒結勝區形勢矜天馬細雨刷風驟夕陽照流楮

北池觀魚

池水卽清淵明鏡開一勾觀者得會心有時見魚躍

玉山夜鐘

山上有玉殿

溪流境已空更愛玉山靜清夜聞鐘鳴幽幽發深省

嶺梅積雪

嶺枝向暖多闌芳合郊雪誰當萬玉中高卧抱香節

送春次今吾韻

避寒漸展陽和令胸熱邁歸不少留花信頻催三月暮
風光頓改一時休黃鶯老去聲隨變紅雨殘來影盡收
相送祇教餘舊恨捲簾吟望怕凝眸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七

春水

桃花水泛錦江先漾綠浮紅自滿川淺艸荒灣隨鷺浴
垂楊野岸帶漁船經風欲沒沙邊渡含雨仍添浦外烟
心與春潮爭浩蕩河橋新漲影連天

長至

鄉俗傳聞九九歌昨宵免凍飲亡何晨寒癩起遲迴久
歲晚驚臨感慨多灰動管吹心轉寂日長線引鬢添皓
苦遭毀室人情惡不得安居守薜蘿

歲暮有作寄戴鈍夫

貧寒苦乏黃綿襖却喜三冬日晴和煦有恩歸北

闕衰殘無慮荷南榮看孫但寫宜春帖謀婦難調骨董
羨此况向君言不得歲闌自覺可憐生

丙子
病日

有懷六十時視學楚南

萬里懷鉛席未温楚中文物正堪論琅玕質美多生岳
桃李陰成盡在門須識進賢膺上賞要將華國報殊恩
因思太史周南日雲夢曾教八九吞

南極光連紫氣新紛披湘澤應陽春文星白爾能參化
壽考從來必作人馳馬聲名原博物絳紗風度本清真
穀城莫便尋黃石黼黻猶當儼致身

豔陽卉物正芳妍春滿行臺喜祝延衡岳曾神宏壽域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三

洞庭張樂廣鈞天珠囊潤色新宗匠王貌清癯舊列仙
此日瞻雲情獨擊輟耕遙頌九如篇

題仇十州畫冊

小橋跨水隔塵氛茆屋依山隱霧雲猶有避器人遠訪
好將風景與平分

南北枝頭已放春山林處處野香新此時多少尋芳者
盡作羅浮夢裏人

萬丈飛湍落澗遙層層樓閣挹天瓢何緣得覓仙靈境
劉阮同攜渡石橋

重後園林分外清卧餘相對自忘情扁舟有客能乘興

來看溪山眼倍明

流水高山有至音悠然神會自攜琴杳冥澗洞非凡調
須識成連一片心

飛花送客過春城芳草連天見旅情爭似山村東作起
水田驅犢一犁輕

題仿松雪畫

白蘋洲外沒鷗波點染湖山賸墨多芳草王孫隨粉繪
秋風野老帶烟蘿天空雲水漁舟出木落亭臯雁影過
莫問一時臨仿意含情撫景獨摩挲

汗孫遊庠顧梅宰攜詩見過因留小饌次韻酬荅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五

冠裳四世羨芳傳窮老慚予一飯先左顧未題門上鳳
相看只送佛前錢草苜掛客祛塵網粗糲留餐笑甕天
莫道弱孫皆俊列後昆誰似虎頭賢

贈震園移居

秀塘南畔絕風塵大隱移居卜宅新開徑正資田野趣
會心偏得畫圖真震園善繪蓼灘鷺宿依垂釣竹院僧來洽
比鄰老嬾未能隨憤載却忻明哲遠荆榛

題採藥圖

石乳松脂鍊大丹神仙隨境有名山鹿門但見攜家往
雁蕩空教隔世還跨鯉騎鯨原海外代毛洗髓在人間

曾中柴棘都除盡瑤草琪花滿目堪

我清云亡晨星盡矣感愴之餘莫任其聲偶緝存稿趣舉一言以誌絕筆之自

終始交情三十年白頭寥落且相憐嗟來桑戶歸真去
驀對霜風一黯然

歲歲多君寄我詩酬吟不憚數尋思案頭檢徧無來句
絕筆今年早自知

中秋寄有懷先生

新夏逢君今半秋嘉林咫尺似瀛洲老來最苦蹢躅甚
時卧樓陰作夢遊

藝海珠塵

一樓居詩稿卷下

三

跋附

先大父幼年失怙孤苦伶仃家貧無以供北堂養不得
已棄書溷迹市塵爲甘旨計稍長不屑仍篤志力學
舉子業而倍肆力於詩既而飢驅四出周覽名山大
川與燕趙齊秦豪俊交遊學益宏詩益富中年嬰疾歸
隱莊溪藥爐茶竈間亦不釋卷凡經史子集百家衆
說陰陽星律以及浮屠老子之書皆闡其義鈎其元
較訛而詳註焉一時載酒問奇者踵相接也年近邁
方伯佟公吉圖中丞張公覲臣制府鄂公毅菴後先
禮聘相得甚歡經濟詞章咸傾心折服於鄂公慕最

